

西線無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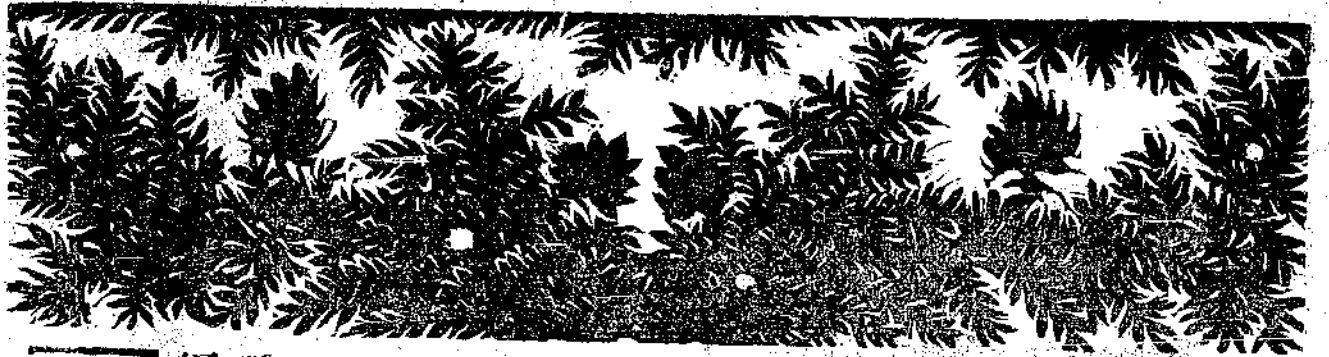
# 西線無戰事

西線社主編



第一卷·第三期  
第三版出版





# 本期目次

何二扁担 ..... 魏伯(一)

## 魯迅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

學習魯迅精神 ..... 穆毅(二〇)

你永遠活着 ..... 羅迅(二一)

紀念民族解放戰士魯迅先生 ..... 清泉(二二)

金字塔 ..... 曹葆華(二三)

一個游擊隊的故事 ..... 沙汀(二四)

反正前後 ..... 李航(二五)

報 ..... 李莊(二六)

論民族形式與大眾化 ..... 魏伯(二七)

卡貝克最後的會見(伊力克·曼) ..... 陳適懷(二八)

抄詩 ..... 曹葆華(二九)

生活 ..... 洪流(三〇)

新生之歌 ..... 尤酣隱(三一)

同志，再會！ ..... 汪潤(三二)

孩子 ..... 方然(三三)

寄母 ..... 白澄(三四)

法捷也夫(作家介紹) ..... 羅平(三五)

偽皇協軍(獨幕劇) ..... 編者(三六)

編後記 ..... 力羣(三七)

插圖 ..... 朱吾石(三八)

生產線上 ..... 莊言(三九)

秋取 ..... 莊言(四〇)

## 西線文藝

第一卷第三期

廿八年十月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西線社**

出版者 民族革命出版社

通訊處 山西九二軍郵轉本社

總經理 文 化 書 店

特約經售 戰地書報供應社

本刊文字經許

可後可以轉載等

定價	
零售	每冊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定價	
半年六期	八角五分
全年十二期	一元六角

每月十日出版



生產綫上

石吾作



秋 收

莊 音 作

## 何二扁担

決定到×旅工作了。早晨靠黃河那邊的山耕埋在銀霧裏，太陽還沒露頭，勤務兵幫我扛一部分行李出發。總部和×旅只隔一條小河。很快我們就到達×旅駐地×村。

副官長是個瘦個子，三十來歲，頭却禿了，他正板着臉在罵勤務兵：

「看你們，粗腳粗手，就像何二扁担！」

魏伯

幾個勤務兵正在院裏支一個燒水爐子。後來才知道是在橫嶺關戰役中得的戰利品。勤務兵多是鄉下來的，沒見過「洋爐子」，汗溼透了臉，人都快累壞了，還是摸不着竅，盡抬着爐子轉來抹去，結果爐子添煤的口子仍對牆放着。

什麼叫何二扁担呢，我不懂，也沒有太注意他。

在副官處住了兩天。一個弟兄扛來三支步槍，是要拿給修械所修理的。副官長把槍一支支驗過了，看那個弟兄一眼：

「你是那一連的？」

「報告副官長，第一連。」

「何二扁担那一連？」

「報告副官長，是的。」

這個弟兄走後，副官長不懷惡意地翻騰着說：

「何二扁担這一連最肯壞槍支！」

剛到一個地方，人總顯得拘束，許多事情不便插嘴。

何二扁担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在我暫時只能是個悶葫蘆。

第三天我搬進工作團裏。我是在這裏面工作的。旅長

頭天晚上在河灘裏跟我談了半夜。他很細心，連工作團裏的勤務兵也提到了：

「他是一連何連長帶來的，人大概還使得住。你再切實考查一下，不對了另調。在咱軍隊裏男女在一塊工作是

第一遭，一切得特別當心，千萬不要鬧出什麼笑話來。」

旅長說的何連長，實在就是何二扁担。他像是在旅裏特別響，四天就聽到人家三次講到他。對他的情形雖一點還不清楚，但從副官長的話裏，我可斷定他是個粗傢伙。

這個勤務兵跟他來的，想來也一定是和他一般粗細的人。

但我想錯了，勤務兵鄭希文工作實在做得好，幫廚，買東西，打飯，送公事，眼色非常活，人也喜諷諷的。後來團裏工作同志告訴我，他在家還是聯保主任呢。

「鄭希文，你那裏人？」

「許昌。」

「許昌。」

「許昌？這地方還沒去掉，你爲什麼不幹聯保主任，

跟何連長出來了呢？」

想不到他竟和姑娘一樣害羞了，多半是覺到幹目前這

職務有點難爲情。是生在北方的都知道，一個聯保主任，

在他管轄的幾個村裏，是有朝廷一樣的威勢的。

「可也真怪何連長！」他抱怨起他的同鄉來。「我做聯保主任，報告了土匪，便跟土匪結下仇氣。我想，幹這事圖啥，倒不如到外面走走。何連長在屁股後督我，說在外面混怎麼好麼麼好，要幹文的有文的，要幹武的有武的，隨自己挑。我想，就那吧，在軍隊裏當個書記也不錯。誰知滿不是那回事呢。」

「現在前方不斷頭打仗，何連長怎麼回到家裏去？」我有意把話插到何二扁担身上。

「折口那一仗掛了彩，在醫院裏治好病抽空回去的。」

我探聽何二扁担的事情，他非常熟悉。

「提起他家，我們就住在一條街上，都是村裏的老戶，連每家的祖宗三代是誰，麪放在那圍裏，芝麻放在那圍裏，誰家有幾塊地，地畛是東西是南北，雞窩裏臥幾個雞子，我都能一口一板，說得一字不差。」

據他講，何二扁担的身世是非常悲慘的。他們村裏有個何賴孩，夫婦孤孤兩口，半輩子沒孩子，日子湊湊合合還不缺糠吃。秋天的一個早晨，風刮得牛犢一樣大。何賴孩出去拾糞。回來一泡糞沒拾，懷里却抱了一個血娃娃，快給凍死了。這就是何二扁担。

「啊，原來他不姓何。」我領悟似地插進去。

「可不是，但鬼也不知道他親生父母是誰。沒有孩子的拾一個孩子，也就跟親生的差不多。不巧拾他來沒有一年，何賴孩老婆就生了一個小孩，這才分出親不親。過三年，何賴孩又下世了，他老婆便不給何二扁担一點好氣受。」

何二扁担也特別淘氣，天天手腿不使閒，不是扒罐子，就是翻筐子。何賴孩老婆一見他就翻眼，一把掌打在脊背上，把掌一起，就五道血紅帶稜。」

「剛五歲，他天天就得到外面拾柴火，五、立夏，他混身上下沒一張爛皮，有時候病了，水米不打牙，吃一口吐一口，臉黃柏柏的。他娘却罵他裝病害，小不死的。可是人賤會頭硬，受得起折磨。七歲便僱給人家，給人家放牛……」

說到這裏，旅長打發人來找我，話被打斷了。以後零星的事情不離手，也沒再聽鄭希文講下去，這樣何二扁担在我心裏便別的事情代替了。

一天下午，我和參謀處幾個人去打網球。突然大家都向溝裏瞧，那裏幾個弟兄拾個人，還纏了兩個人，兩支長槍押着，走到特務排裏去。一會大衆便傳出來，說是何二扁担被送來的。

「又是何二扁担！」我不由自己一叫。

「何二扁担這傢伙帶隊伍真不行，翻不翻就把兵打得死去活來！」

「要不怎麼叫何二扁担呢。」

「要是我是旅長，這連長我就我開革掉。打仗誰不會，不怕死的都能行，不一定就光指他！」陳司書還沒講完話，趙附員就打着江西腔罵他：

「你別奶奶的瞎吹牛！你去打一仗試試，能敵得何二扁担一半，就算你小子有種。」接着把球一拋，拍子往空中一閃，一個硬球便朝陳司書打來。網球又開始了。

休息的時候，我向他們打聽關於何二扁担的事。說何二扁担做連長已是第三次了。他脾氣特別大，打人不論輕重，抓住什麼就是什麼，所以外號叫何二扁担。第一次在安徽合肥駐防，因為一個弟兄偷去街上逛了，他連這弟兄的腿都給打斷了，結果團長把他降級連附。後來調到安徽河南交界的地方作戰。一次團部發覺被人家圍起來了，他一個人拖架機關槍，不顧死活往裏面衝。結果圍解了，他腿上兩處受傷。傷好後又升做連長。第二次是在駐馬店駐防。因為查着一個排長打牌了，便罰他當弟兄面跪了半點鐘。排長臉皮薄，黃昏時一個人關在房間裏吊死了。旅長罵他「處事不當」，把他降做排長。但忻口戰役又給他躍升的機會。一次在南懷化山上敵人衝近了，已到戰壕外面，看看陣地就要不保，他突然像瘋子一樣，拿起亮刀，跳出戰壕，一口氣殺了七個人。直到敵人爲這意外的勇敢嚇退了，他才又回到戰壕裏來。血順着刀撲打撲打往下滴。

「這個人一見打仗，就不要命啦。人當然說不到壞上，可是心有點硬，帶不住人。」

這次他送來的案子是賄賂。回到工作團裏的時候，已是黃昏，星光燿燿。團裏工作同志也在談論這件事情。鄭希文也在座。

「何連長人在家脾氣就壞，你惹下他，要瞞不理你，要瞞跟你打架，到隊伍裏像是這點脾氣原封沒改。」

「他做放牛娃的時候，一鄉希文接着講下去。『許多孩子都罵他是一野種。他生就一身蠻勁，有時候要去追你了，無論跑到那裏他都死不肯放，趕上後把你揪在地下，使勁用拳頭捶你。有時候幾個孩子合住打他，他被人家打得鼻孔亂流血，但他卻從不哭。看一羣孩子跑遠了，他扒起來使勁罵：』

「尪你奶奶！——下次不服氣再來。」但他人又笨睡又大。孩子們就專跟他作對。有時候牛在山邊吃草，他就往石頭板上睡着覺。自頭扎進山裏，天黑了，牛脖子裏的鈴叮叮噠噠，一搖一擺走到山下面，他睜開眼找他的牛，却一條牛尾巴都看不見。他着急地來回找。星星冒滿山嶺，他搭拉着頭走到家裏。原來別人已把他的牛趕回家來。主人拚命打他，牛皮繩水缸裏一沾，屁股上的肉跟着皮繩一塊塊往上飛。第二天人家便看到他跛着走路，上不去山用手扒。別的小孩子都笑他，他只挺起頭，瞪着他們，惡着痛罵：

「尪你奶奶！」

夏天天熱。鄭希文怕放在煤火附近的狗發酸發過了，跑去看一下。回來時手裏揣兩碗開水：

「誰喝誰喝？」

他又談何二扁担怎麼逃出來當兵的情形。他說何二扁担不知因為什麼緣故，越長越死像，後來跟人家做長工，平素見人連句話都沒有。人家都說他「二且」，「二且」五。掌櫃的孩子非常尖皮，好耍脾氣，欺負人。有一次何二扁担在地裏犁地，掌櫃的孩子把糞叉蓋到他頭上，自己嘻嘻笑。這惹惱了他，便用鞭子使勁往少主人身上抽，跟着像不解恨，又拿半截磚頭扔到額頭上。他看着昏過去的少主人，又看看他額頭上可口子出來血。

「尪你奶奶！」

撇下牲口犁耙不管，單身走了。從此再沒消息。年輕小夥子，覺着沒有他，找不着人取笑，有點寂寞。老年人倒說：

「這孩子，走了，走了罷！」

何頓頓也是苦命。最初何二扁担跑掉了，嘴裏說要不同意他掌櫃。但心裏實在喜歡，覺着少了他，親生兒子可

以獨個承擔家業。誰知親兒子活到二十三歲便得傷寒死掉

「這時確她才哭哭泣泣，鼻涕一把淚一把要何二扁担  
啦」，鄧希文帶着笑說。「過了幾年，一個佩武裝帶穿着  
皮鞋的人到村裏來，逢人打招呼。大家一看都驚了，原來  
是何二扁担做官了，一個排長！」  
聽到這裏有個結尾，大家鬆口氣。有的開始打起呵欠  
。恰巧熄燈號響了，大家睡覺去。

因為下原彌熊師團進攻，隊伍奉命開到火線。當天夜  
裏旅長使跟弟兄們出發了。這時候工作團裏的同志們異常  
興奮，一個女孩子一把火一樣在大家中間嚷：  
「我要上前線去，去慰勞傷兵，去發動老百姓支差！」

大家商量結果，決定給旅長打個電話，請他准我們到  
前方工作。請求被答應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即出發到胡村  
，這裏離前線還有十幾里。旅裏醫院副官處都設在這裏。  
前方打得非常兇。傷兵接二連三被抬下來。副官處王  
副官過來開聊。他說敵人這次使用毒氣，我們許多人受了  
傷，其中一個就是何二扁担。

「怎麼，何二扁担受了傷？」  
「這傢伙十次有九次掛彩的。」  
「不要緊吧？」  
「不十分清楚，大概沒有什麼。和他見過面嗎？」  
「沒有。」

一定是我臉上焦慮的神色使他這樣問我的，接着他倒  
跟我講起來。

「我和何二扁担是同過棚子的。這人瞎十字不識，做  
事也沒材料，連長就憑打仗拚出來的。人是真有種，可惜  
太粗！」

慰問傷兵工作是輪班的，一遞半天。下午落黑他們回  
來的時候，有幾粒白麻子的王天行跟我講：

「今天那個連長可憐極啦，膀上盡是血。」  
「連長？那一連的？」

「不知道。這個人真心硬。膀上多大一個黑血口子，  
他却連哼一下都不哼，問他痛不痛，他卻笑着向我們點頭  
，還說：『難為你們辛苦啦。』」

另一個同志插上去：「他還跟我們講火綫的情形哩。」

「他姓啥？」我急急問。

「姓……」

「是不是姓何？」

「何？對啦，何連長。」

「那就是何二扁担了。」

「對啦，那樣子就像扁担。」

喪失了和何二扁担見面的機會！旅裏命令重傷都要抬  
過河的。什麼時候才和他見面呢？我自己簡直難過起來。  
說心裏話，我私心對何二扁担是非常喜歡的。他的「粗暴  
」，我認為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結果，他的錯誤，都是可  
以原諒的。我老早就想和這個人認識，甚至還想和他結識  
成很好的朋友。不幸我却始終沒有和他見面的機會。軍隊  
裏規矩，是不准人在營裏竄來竄去的。「但難道過去就抽  
不出一個機會嗎？」我厲聲地懲怨着自己。

我決定一個人到火線上看看，一則工作團裏有點事情  
要請示旅長，一則我想看一下敵我對峙的情形。太陽紅剛  
剛的，天很熱。翻了兩個山頭才到旅部。連砲彈落後激起  
的塵煙，我都看見了。不巧的，是旅長到前方去視查了，  
旅部只有王參謀在。從他嘴裏聽到一些作戰的情況。



「這一次我們受傷的人很多吧？」  
 「幾十個人。可是敵人比我們傷的還要多。」接着他很氣忿地說：「敵人就像瘋狗一樣，不顧一切，單這一次已對我們放了三次毒氣。」

這時候我忽然想到何二扁担：

「何連長傷才可憐呢。」

「唉」。他忽然轉過來問：「你怎麼知道的？」

「他過胡村時看見的。」

「不會的，他沒有下去。」

「不，昨天下午拾下去的。」

「你一定看錯人啦。」

「一點沒有錯，我親眼看見的。」

好強的性格使我聽了說。王參謀看我兩眼，像是爲我這樣堅強的態度所動了，接着便去要電話。

銀團長跟王參謀講，何二扁担仍停在團部沒動，當場

使我丟了醜。臉一赤一紅，真覺得沒地方放。

「你是不摸這個人的脾氣，除非教打傷得不能動彈了，他是不輕易下來的。」

他跟着講何二扁担作戰的情景：

他帶一連人支持了三三天三夜，敵人攻了十九次，我們攻了四次。兩下只五十公尺遠，來來往往都看得見。我們山頭低，這是頂吃虧的地方。他同排人在前面頂，幾天就傷了二十多。有一次，人已挨近了，弟兄們有點慌亂，就想放棄陣地。

他斃了一個已拿起鎗向後轉的弟兄。

「誰退也一樣！」接着他領着頭跳出壕溝，向敵人衝去。原陣地沒有丟掉一寸。

他腿上受傷了，團長旅長命令他下來。怎麼說他也不肯。後來人家放毒氣了，他頭發昏，這時旅長團長又派人找他下來。但他一個人抱住輕機槍，死也不肯離開火線一步。

「我不要緊，你們放心好啦。這個口子是何二扁担的，我何二扁担包啦，有啥差錯，提頭來見。」

敵人第二次放毒氣，他受了重傷。人家把他抬到團部。這時候他腦筋清醒了，忽然跳下担架，瘋子一樣：

「我不下去，我不下去」那個口子我何二扁担包啦。

團長不得不睜着眼睛跟他說，硬要他留下。吃了一頓飯後，團長（他是非喜歡何二扁担的）勸他到後方養傷去。可是任怎麼樣說也不醒他。他無論如何不下去。

「所以剛才一聽你說，何二扁担聽到胡村了，我就不相信。要教他下去，不是容易辦到的。」

我真覺得慚愧。人家會這樣想，說我存心譏諷何二扁担呢。但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解釋，人不熟，有些事情反是越解釋越糟的。

總算王參謀有眼色：

「人有時候眼睛就靠不住，我過去，就常常受眼的欺騙。」

半個月後戰事結束了。我跟旅長到××團點名。回

來轉到第一營去。旅長是個非常健談的人。在河頭起，我們下了馬。他扶着拐棍興奮地談着過去在熱河作戰的情境。

「報告旅長，來了！」

像是突然有一堵高牆把路堵住了。這個人比我和旅長都高一頭，三角形臉，兩隻眼睛像牛鈴一樣嵌在眼窩裏面，瞪得令人不舒服，厚厚的嘴唇吃力地擡起，手伸得像鐵片一樣硬，放在帽沿旁敬禮。渾身上下，勁氣十足，像是你摸他一把，他就要把你吃掉的樣子。旅長許多山京大漢，但沒有一個他像這樣森人。

「啊你！」旅長微笑着同他握手，親熱得兄弟一樣問他：「傷好沒吧。」我偷偷地看這位軍官兩眼，又發現在他頭上有兩個疤，已經走了幾步了，旅長才想起沒有跟我們介紹。

「沒見過面吧，這是河連長，還是××，新來咱旅的。」

他轉達身子，瞪着眼跟我敬個禮，我非常不自在地送了他一個。他伸出一隻多毛的大手，抓住我的手拚命搖了幾下，弄得我發痛。我仰着臉看一下，才發現他的嘴裏兩顆翹起的牙齒，上面穢污積成米黃色，像是從沒有好好刷牙洗過。

旅長問他連里這次死傷多少弟兄，現在整理得怎樣了，槍支有壞的沒有。問一句他答一句，並且總要停着立正了再講。

「走，走說走着說。」旅長吩咐他。

「是！」他回答的時候却又是一個立正。

我不時打量着他，看他呆板的走路的姿勢。心里有許多話要說，但看着他那森嚴的架相，便一句也說不上口。

他把旅長送到營部便走了。臨走時他又向我敬個禮。旅長笑着說。

「××是總部來的，很有個問，以後要常請教他。」

「是！」

我連忙說：「那裏那裏，以後需要多聽河連長指教呢。」

「是！」他又是一本正經地一個立正。

旅長望着他大踏步走去的背影，很惋惜地對我說：「你可不要笑，他是個大老粗膽十字不認，可是打仗很真勁。可惜沒人來教他。」

這時我非常感動地說：「我願意跟他常談。我聽過他許多故事，真令人佩服。」

「作軍人的，該當如此。」旅長倒替他客氣起來。

在戰場里，是不容許多人集中在一塊駐防的。平時敵人走了，暫時安靜一下，這時期各部忙着整理軍隊，研究戰術。很巧十多天後，旅部參謀處調河二扁担這一連來訓練。

吃過晚飯後，我去連部找他，希望由這一次晤談，能跟他成初步的朋友。進屋子後他馬上讓我坐下，後來又用

兩隻手遞根烟捲過來，拚命讓我吸。又倒一杯開水。

「連長很忙吧？」

本來坐在椅子上的，現在却站起來：「不。」

「不要客氣吧，」我也站起來。

「是：」他又來了一個立正。

天就要黑了，屋裏只有黃昏靜靜地往下落。空氣非常悶。我想逗他講話，態度隨便一點，不要顯板着一副令人害怕的臉。

「這一次仗打得怎麼樣？」

「差不離！」

「敵人攻得厲害吧？」

「是！」

他答話時還是站起來。窮待了半個鐘頭，實在生不出什麼法子令他熱鬧起來。院裏發出什麼傢具損壞的聲音，我便趁這個時候，向他告辭。等我剛出大門還沒走多遠，便聽見他響雷一樣罵起來：

「你這雜貨，奶奶孫！」

後來我又和別人找他過兩次，但他還是死不肯多講話，結果並不比第一次好些。這使我非常懊惱，後來索性不去了。

冬天。總部下命令，要全旅出發做工事。這時中條山下的風掃山吹着，地都冰凍了。但命令是要絕對服從的，各部劃分地區以後便開始工作。不巧又下了雪，是很大的雪，白的山，白的谷，白的田野，白的樹林，白的河流：……真是銀山銀海，雪片整日夜飄落着，一直繼續了兩天

，平地雪都尺多深，

我一個人騎匹紅色的馬，要到城裏辦點公事，突然斜面來交隊伍，在雪的大野里唱着歌，像是對寒冷挑戰。走近了一看，領頭的那個高個子就是何二扁担，臉凍得跟紫蘿蔔一樣，但一點沒有畏縮的樣子。

「你們辛苦啦！我好久沒看見他，却不料在路上遇到。我趕下馬來，但他攔住我，呆板地敬個禮便走過去了。

我望着他們直向隊伍在雪野里消失了，他們是做完了工事回來的，第二天我去找旅長的時候，却在旅部門口又碰見了他。

「啊，何連長！」

他又把鉄板子樣的手一伸給我敬個禮，隨後大踏步走了，進去找旅長，說不舒服睡下了，這時他的勤務兵却告訴我，何二扁担又降做排長了。

「爲的什麼事？」

「他連里有三個人拐槍逃跑了。」  
拐槍逃跑，主官是要受重罰的，我沉默了好幾分鐘，心里只想着何二扁担那高大倔強的影子，同時我也領會出旅長的不舒服，是因爲他不心願把何二扁担降職，但爲着軍紀，他又不能不這樣辦。

### 同志，再會！

酬隱

記住我們底友愛像海，  
記住我們在前進隊伍里的相會；  
記住我們底進程，  
記住我們底時代。  
同志，再會！  
假使你不甘心平凡地生活，  
那末你也上前線去吧！  
那里有不倦的戰鬪，  
輝映着民族的光輝。  
同志，再會！

# 生活

曹葆華

生活有如牛角椒，  
擺在時代的餐桌上，  
令你舌尖生津，  
又叫你額上出汗，  
當你正視着世界，  
舉起了思想的鞭子。

鐵與血的交流，  
衝破了和平的隄防，  
氾濫着兩大陸，  
誰是泅泳的好身手，  
能渡過蒼蒼彼岸，  
作飯後的散步？

## 二

靈魂的白馬，  
在半途上喘息了；  
當以意志鞭子，  
抽撻在疲勞背上。  
誰願停着脚步，  
躲去大風沙？  
看遠方紅日，  
跋涉者奮然而歌。

# 襲擊

李莊

中秋前後的太陽溫煦地照在人們的身上，已經不再酷毒，軟綿綿的只感覺到舒服。風也似乎有了一點勁兒，涼颼颼的無聲息地掠過人們的耳邊。樹葉子開始在變黃，並且有幾片已經飄蕩在空中。天上沒有半點雲彩，是一個好晴天。

是下午一點鐘光景，在由上坡村到××公路的一條小徑上，有一百上下的隊伍，在忽忽地行邁着。他們的服裝並不大整齊，不過精神却都是非常的興奮。緊張與嚴肅，籠罩着隊伍中的每一個人，誰都不輕易說一句話；雜沓的脚步聲踏在崎嶇多石的山路上，沙沙作響。道旁的酸棗樹和山徑子時常抓住他們的衣服，但沒有去注意它。

張隊長步子，輕捷而踏實。他挺直胸脯，老鷹般的眼睛不斷地環視四周，嘹亮槍緊緊的握在他的手中，

好像就是他的生命的鞭子，這時他對排頭第一名抬機關槍的趙瞎子輕輕地說：「一下了這個坡，就到了我們的目的地了，你瞧前面就是公路。」說完了他低下頭看了看手錶！剛剛是一點二十分。

上午十一點鐘，他們這一個中隊接到了緊急出發的命令。根據得力的便衣偵探報告：今天有十幾輛汽車載着三四百敵人順着××公路由××開到××去。計算時間要在下午四點左右經過這一段公路最險要的地帶——老虎嘴。他們的任務就是在老虎嘴附近殲滅這一部殘敵。在老虎嘴的兩邊十幾里路的馬坊坡，有第三大隊的第八中隊在那裏埋伏，堵擊可能從××開來的增援敵軍；在老虎嘴北邊四五里，也有第×別動隊的第一小隊担任警戒。

老虎嘴附近，真是一段複雜而扼要的地形，在軍事上說，是易守難攻。一條公路灣灣曲曲的伸展開去，就好像是一條搖尾的大蟒蛇，短短的不到一公里遠的路一連要轉三四個灣。路是由西南的方向延伸出來，

## 新生之歌

洪流。

### 一、一個朋友

瀋陽事變的第二年，  
我在江南的海邊  
遇見你踽踽地走來。

你手上留着  
鏽鏽的紅印。

我說：「朋友，  
你剛從鐵窗裏走出來的嗎？」

你沉默地看着我，  
我從你憂苦而深溝的眼睛裏  
讀出了你那些恥辱的歲月。

你說你是那邊地主的兒子。

最後我們在沉默裏分別。  
你握緊我的手說：

「朋友，一年了！」

現在八年了！  
我時時在尋找你的消息，

經過叫做饒頭嶺的山頭便轉成了正南  
正北；如是再經過老虎嘴，這一條狹  
窄險峻的山溝，就折向西北去了。路  
的東邊是一條灣灣的幾乎與公路平行  
的小溪，溪東是一長條連綿不斷的  
峰，路西也有幾個小山崗聳立着，正  
好做了老虎嘴的外圍。

一點四十分，張隊長領着他的隊  
伍到達了目的地，他們這一個中隊人  
數雖然並不多，但武器的配備，還算  
不差：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四支，步  
槍幾乎每人都有一桿，並且凡帶有一  
個「長」字的都還有一支盒子炮，手  
榴彈是僅每一個人的最大限度隨手攜  
帶的。

關於陣地的配備，張隊長費了  
一點心血。因為在這樣好的地形下，  
如果陣地再配備得當，那真是「一發  
中要害」了。自然，老虎嘴和饒頭嶺  
上都安置上一挺重機槍。在公路兩  
邊山頭上的隱蔽地放上三挺輕機槍  
側擊敵人，再有一挺放在饒頭嶺的附  
近，公路的東邊是沒有什麼隱蔽的，  
這樣他們計劃着一開始就以優勢火力  
壓倒敵人。

陣勢就這樣佈置好了。

張隊長最後一次的分咐弟兄們：  
「不聽見我的盒子響，誰也不許放槍  
。」於是人們散了開來。

空氣馬上沉寂起來，但還是一團  
不舒服不愉快的沉寂，緊張和沉重統  
統着空間，空氣也因而凝滯，每個人  
都感到呼吸有點不順，像遭受着前歷  
或窒息那樣。

爬伏在隱蔽處的草地上，鼻孔上  
受着地面上散發出來的草香和土香，  
越滾存而發熱的太陽懶洋洋地照在背  
上，人們開始感覺到一種溫柔與舒適  
，大家漸漸的忘記了一場戰鬥馬上就  
要開始。有一個戰士在打着呵欠。

約莫一點鐘過去了，連敵人的影  
子都沒一個，兩張隊長一同伏在饒頭  
嶺上的楊歪嘴已經開始在喃喃的咒罵  
：「給老子送槍來送要老子……鬼  
兒子，晚來個把鐘頭也活不了。」

面向着北方，張隊長點上一支紙  
煙，然後他隊在嶺上悠然自得的吸着  
。煙圈從他的嘴裏和鼻子裏飛出去，  
慢慢地，輕輕地擴散出去，終於潛藏  
了。老張是這一中隊中最有錢的「賚

有人傳說你已經死了，  
死在你生長的那塊土地上，  
被敵人殺死在囚室。

朋友，記憶是永不消滅的！  
它有着看不見的根埋在我心底。

### 二、 誘 惑

七年前的那天，  
朋友沿着海岸走進去。

而他驚亂的頭髮，  
滿生微靄的臉，  
仍留在黃昏裏。

是的，我是永不能忘懷他的！

朋友，你記着！

囚牢裏是有幾百個孩子  
半夜裏死掉。

一個十五歲的中學生  
僅僅爲了在課堂裏說句反抗的話  
也被鐵鎖琅琅的關進監牢。

死的時候叫着：  
他是會和祖國一同活着的！

本家二，因爲他不斷地有煙抽。在他  
旁邊的楊金嘴本來是一個喜歡吵架打  
架的傢伙，但他同老張特別要好，他  
的目的，大家都知道的，是惹抽老張  
的煙屁股。

兩隻老鷹在頭頂上盤旋飛翔，飛  
來飛去老是在他們的頭頂上，楊金嘴  
看得心裏直冒火，他真想給它們一槍  
，可是張隊長的話，又突然飄浮到他的  
耳朵邊，使他壓住了勇氣。

時光過的真慢呀，這幾個頭像  
無聲的年月那樣，叫人厭煩，叫人  
心焦，叫人生氣，太陽漸漸地靠近西  
面的山頭了。人們開始感到疲倦，接  
連的打着呵欠。有人在無目的地咕咕  
着，咒罵那偵探，又有人在咒罵說  
好，說總是洩漏了消息，讓敵人逃了  
命。

「嗚嗚……」

突然，遠處傳來了馬達的聲響，  
那先很小，漸漸的大了，大了。你看  
那不是越來越清楚的烟塵。啊，這像  
電一樣的波浪，立刻傳染到每一個戰  
士的身上。他們的心在下下的亂跳，  
血管幾乎要爆裂起來，不自覺地端起

自己的槍。準備開槍。

楊金嘴喜歡得發狂，本能地打開  
了機槍機片，眯起左眼，準備開槍。  
這是「四」的賊了一聲，他的火眼被什  
麼人掙了一把，痛得他忘了痛楚。只  
撫摸着疼痛的地方，張隊長的眼眉直  
直看着他，那管管放槍的聲響，張隊長  
記起隊長的話來。他放下了頭。

汽車的聲響越響越響，簡直有點  
震耳，張隊長望望遠處，他聽地響到  
一排十來輛汽車，前面奔馳着一二十  
個騎兵，汽車後面才是長長的步兵行  
列。

在隱隱閃閃不定的地方，汽車停  
住了，車上的兵有一部分跳下地來，  
騎兵依舊向前奔馳着，而且加快了速  
度。

「砰，砰，」前一面的騎兵向  
着嶺上放槍，施行「火力」搜索，聽  
着有沒有埋伏。

沉寂，死一般的沉寂。  
「砰，砰，」騎兵又是一排  
槍。

依舊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他們的  
槍聲在山谷中散佈着回聲，嗚嗚的

他是會和祖國一起新生的……」

海水在黃昏裏拉成一條白的線，  
它穿到千里外的天地裏，  
也穿進我的淒苦的心裏：

「是的，千百個孩子都會新生的！」

於是，我又走近海去。  
投一句輕微的誓語在黃昏裏：

「除非是整個地球毀滅，  
這恥辱一定要洗雪！」

而那時的海水也像在深長的嘆息。

### 三、新生

現在八年了，朋友！

今天，取火者心底的憤火  
已燒毀掉宙斯的鐵鍊；

祖國的脈搏已注射進新鮮健康的血  
液；

蘆溝橋下的水

……

下車的步兵，重新上了汽車，馬  
達又開始吼叫，汽車緩緩地爬行着，  
從上面看下去像一只只的鐵鳥籠。騎  
兵過了鐵頭嶺，汽車也隨着一輛輛的  
過去了，於是步兵出現了。當步兵差  
不多全部過了鐵頭嶺而騎兵也已經快  
出老虎嘴的時候，忽然——

「劈拍、劈拍、劈拍。」響了起  
來。這是擲彈隊的響聲。馬上這小小  
的世界差不多爆炸了。「格格格」的  
機關鎗從西南北三方打來，火舌一股  
勁兒的噴食着溝裏的日本兵。在密密  
的步槍聲中，人們可以辨別出一轟，  
轟，轟——的手榴彈爆發聲，煙霧籠罩  
着整個世界。

第一輛汽車中了兩顆炸彈，靜靜  
的停在路中不動了，後面的汽車也被  
迫停止了前進，車上的敵人慌亂的滾  
下來，向四面八方散開去。高頭的博  
馬受了驚嚇到處亂竄，地上東一個西  
一個的躺着還在流血的屍首。

一開始優勢的火力的確壓倒敵人  
，但並沒有一下子把敵人完全殲滅。  
經過了一個時期，敵人已經由突然的

過渡驚恐，安定了下來，他們之間有  
一部分遂打殘廢的退到小深溝邊。在  
地的起伏處隱蔽起來，向山上開槍。  
另一部分的敵人就在溪邊的敵人掩護  
之下，向兩側衝去，企圖突破我們的輕  
機關鎗封鎖線。

敵人的企圖是很明顯的，張隊長  
立刻決定了，「各個擊破」的戰術。  
他叫傳令兵繞到西邊去命令他們死守  
，他自己就帶着二十多個人衝下溝來  
。他的紅紅的兩眼突出，好像是要飛  
出去的火球一樣，臉上的筋肉抽搐着  
。他揮着盒子砲，一邊噴裏還在咒  
罵那些落後的人。這一羣瘋狂的戰士  
衝到距離溪邊幾十米突的地方，手榴  
彈飛了出去，隆隆的爆炸聲震得山  
頭的炮聲與火花，四散和滾滾的跳了  
起來。過了約摸有二十分鐘的樣子，  
步槍的嘶叫完全停止了。

夜開始走進了驛關，太陽消失在  
山背後，可是東邊天空中的雲彩還是  
血紅的在照着這山谷。

向兩側的敵人在輕機鎗的火網之  
下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突然間那邊那  
個嶺上的輕機鎗停止了射擊，這使得

早在前年把祖國的麻痺症治療。

「新的日子已來到！」

是自己所誓語的回聲嗎？

抑還是死去朋友所預告？

是的，暴風雨已將殘個地球盪盪：

張伯倫和達拉第的兇賊

帶來了因徒們強盜的憤火

去燒毀世界上所有的鐘錶！

而我們祖國

與安嶺上將飄揚勝利的旗子。

四萬萬人同聲唱：

「祖國新生了！」

朋友，你是和千百個孩子

一起活在祖國的新生裏！

一九三九·九月。

受了挫折的敵人馬上轉變了攻擊的方向。一百多的敵人在輕機槍的掩護之下往上衝鋒，我們的七個戰士拋棄了失去效用的機槍，上了刺刀肉搏，終於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天色更加黑暗了，雲霧也消失在黑暗之中，人像一團霧似的移動着，只有子彈擊破的劃出一道道的火光。兩挺重機槍發着最後的怒吼，向嶺上的敵人射擊。

形勢轉變得太快了：新敵人在果山頭上俯射，那壓在底下所餘的張隊長一羣人會受到不可想像的損失，可是夜幕掩蓋了一切，敵人的槍聲逐漸稀薄下去，終於停止了。——敵人退走了。

這一次戰鬪，傷亡的隊員過了半

數，戰鬪着的隊員的子彈也快完了。在無邊無際的黑夜中，偶爾還聽到一兩聲冷槍，越加顯的空氣的寂寞，不時可以聽到垂死的馬和人的呻吟。

不久，兩三盞馬燈在公路上來回的閃爍，遠遠傳來，好像是幾點野燭上的鬼火，楊奎勝伏在早先斷了氣的張連勝身上，悽悽慘慘的哭泣。他完全陷於悲痛之中，忘了隊伍，忘了回去，也忘了勝利。

空氣漸漸給腳步聲打破了，戰士們藉着混合了疲勞悲哀與興奮的熱情，向溪邊集合攏來，張隊長擦了溼漉漉的汗，拉開隨着的沙丁子喊：「同志們！時候不早了，我們趕快「打掃」嚴肅吧。」

###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徵文

#### 展期通告

一、徵文十萬字以上創作小說，中選者一部，由本會組織專門委員會評選決定。

一、題材限於：(一)前線的戰鬪情勢，或(二)淪陷區域的生活動態，或(三)後方生產建設的進展過程。

一、中選者受獎金一千元。

一、收稿期二十九午三月三十一日截止，送交或郵寄重慶郵箱六三五號，外地寄稿以發件郵章日期為憑。

一、評選決定後，除專函通知中選者外，另再登報通告，可能時并舉行獎儀式，期限至遲不能在明年五月一日以後。



# 論民族形式與大眾化

魏 伯

## 一、問題的提起

只要稍為熟悉一點中國文壇情形的，就知道「提倡民族形式」這一口號，已經被許多人意識地引伸着，解釋着，而成為目前中國文壇上的一個運動了。這問題發生於中國正進行着民族革命戰爭的現在，是有其歷史的根源的。

抗日戰爭發生了，在一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的口號下，各個藝術部門也採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根據着各部門不同的性質）來參加了這個戰鬪。因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因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封建社會長期地滯，中國廣大的民衆在生活與意識上都非常落後，民衆教育根本談不上，工農絕對多數都是一字不識的文盲，中間有些不是文盲的，而他們終日的一文化食糧——多半是戲書，評書，水滸，三國演義，封神榜等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東西。因此要拿文藝的武器來動員，組織他們參加抗戰，就覺着把抗戰的內容裝進他們所熟悉的舊形式里面，容易為他們所瞭解所接受。這樣抗戰來有許多入編列了和通俗讀物編列社類似的通俗讀物，許多作家跟政治工作人員合作了以抗戰為內容的大鼓小調。舊形式在政治與軍事的宣傳鼓動組織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於是許多人便照搬這些舊形式的戰鬪作用，以為牠是大衆的為大衆所瞭解的所接受的，牠是最尖銳的戰鬪武器。文藝既然是戰鬪的武器，那麼大家就應該拿起這個民族的武器——舊形式，來發揮文藝的戰鬪性。這是提倡這個口號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許多人認為抗戰發生後，大家都以抗戰為自己寫作的主题，因此作品的內容是不成問題了，留下的問題便是用怎樣的形式把這內容表現出來。在西方一個世界的巨人曾提出文化的發展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中國一個抗戰領袖也說，一切中國的寫作，要有抗日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又更詳細地說，洋入股必須廢止，教條主義必須休息，一定要有中國氣派中國作風，創作前老百姓所喜聞樂見能看得懂的東西來。在這里東西兩大巨人雖根據了東西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作品不同的內容，但大家都主張以民族形式表現出這不同的內容。從別的方面看，各民族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生活風俗習慣，自己的文化傳統，因此創作家應該把握住自己民族的特點來建造自己的民族形式。這是提倡民族形式的第二個原因。

## 一一、什麼是民族形式

上面第一種提倡民族形式的人，以為民族形式即是過去中國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舊形式，並以為舊形式的使用，是

大衆化問題的解決，而且只有利用舊形式才能解決大衆化的問題。他們是把這問題跟新文藝對立着提出的，他們否定了新文藝的大衆化，因此便全部地否定了新文藝的存在。再具體點說，他們是以舊的文學體制，如章回小說，大鼓小調評書，甚至包括着中國的詩詞歌賦，作爲民族形式的內容的。

而另外有許多人贊成有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的真正中國化的民族形式，但不承認這只是指中國舊的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舊形式。他們認爲民族形式的建立，不是過去舊形式的還原，而應該着重在內容，在內容方面表現中國社會的人，中國的風俗習慣，中國的文化特色，使人家在作品里嗅出中國的氣息。因此他們認爲完善的民族形式應該是繼承着中國新文藝已有的成果，批判地接受中國過去舊文學的遺產，利用歐洲手法，使作品有中國氣派，有中國作風，因此達到更中國化。

我們主張後一種說法。

### 二、從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來看

是內容決定形式呢還是形式決定內容，這個問題過去曾經有許多人爭執過，但在現在已不成問題，因爲進步的哲學已經從歷史上，從社會經濟與社會意識形態演變的相互關係上，科學的證明了存在決定意識，內容決定形式。封建社會時代文化的特質，固然與其前一時期的奴隸社會文化有關，但具體地決定其內容決定其發展方向其鬥爭方向的，却是在封建社會的經濟關係上佔主導地位的地主領主貴族。如果撇開了封建社會的具體的經濟條件，封建社會里文化發生和存在，對我們便成了一個不能解決的謎。作爲文化部門之一的文藝也絲毫沒有例外，雖然在某種程度來講，牠跟社會經濟的關係不能像政治與社會經濟關係那樣直接，牠只是很細微地來表現，批評，提倡社會的各種意識形態，牠的關係性與反作用都不像政治的口號那樣明顯，那樣迅速地能收到效果，但我們仔細解剖一下便知道文藝仍與其時代其階級分不開的，牠的質的流變仍與社會的質的流變密密地配合着的。

因爲內容變了，統治社會的階級變了，決定文化的具體條件變了，文藝反映的主題變了，發展文藝的條件也變了，這些流變便自然地使文藝創作者趕到原來舊形式的無力和不夠，發展與揚棄了舊的形式，而創造新的形式，能以確切地表現目前社會生活的更高一級的形式。這條社會的規律是從人類的開始貫串到現在的。爲什麼文學上最早發生傳誦文學，爲什麼又由傳誦文學進到文學作品的文字的記錄，進到古典主義，接着是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又接着是新現實主義，爲什麼在文學上先發生了詩歌，然後再戲劇散文小說，仔細檢查一下便知道這是社會進化，人類生活進化，文化進化的必然規律。再拿中國來看吧，自鴉片戰爭以前直到周代二千多年，中國社會的性質我們可以大概這樣說，是長期的自給自足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雖然中國也有商業也有工人階級，但他們在社會上並不佔主導的地位。粗看起來中國社會

的文藝在鴉片戰爭前該是無多大變化了。但鴉片戰爭對這文化的影響是進步的，因此對這文化的藝術的式上，也有了詩詞歌賦與小說等形式的發展，民間文學雖因無人提倡而沒有特殊表現，但其藝術的式，也是根據着生活的不同，內容的不同而增加其複雜性的。現在如有人提出中國的詩詞歌賦全是中國貴族才子提倡的結果，全是偶然的他們從自己幻想裏造出的傑作，那是我們不能承認的。

鴉片戰爭後中國走進來了資本主義的侵略國家，牠們用各種方式在中國發展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用經濟的枷鎖逼着中國作爲資本主義的一環，因這逼着老的封建社會的退步性，封建社會的腐敗、昏庸、萎靡、分裂，政治的腐敗，思想的愚昧，都在資本主義的鏡子下照得體無完膚。帝國主義打我們一次，我們失敗一次。帝國主義打我們一次，我們受辱一次。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已遭遇到淪亡的危機，全國大眾都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帝國主義的俘虜。中國人的思想、生活、習慣都受到歐洲的影響，中國的社會在實際上覺得了變化，買辦階級已經存在，民族資產階級已在孕育中。

一個民族決不願意自己走上淪亡的道路的，決不願意在歷史上消滅了自己的生命的。同時我們國家的國家，牠們內部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已在開始攻擊資本主義制度，已在開始反對資產階級，他們在思想上在行動上都是中國的友軍，而給中國人民以熱誠的鼓勵。五四時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成長起來了，他們感到壓迫他們成長的是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因此便想起來反抗他們而採取政權。同樣，隨着中國進入了資本主義，中國開始有了工人階級，他們和自已的友軍農民聯合在一塊，被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領導着，也參加了改革中國的政治鬥爭。在拯救中國淪亡的運動中，康梁被淘汰了，而孫中山先生在實踐中提出了三民主義爲中國人民鬥爭的目標。

根據了這個客觀形勢，這個中國人民的政治要求，便爆發了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運動。作爲文化一環的新文藝運動也就在這個時候有意識地大規模地出現了，以民族解放使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壓迫爲目標，反對文言，提倡民主，提倡白話，鼓吹人的文學，介紹歐洲的文藝，反對吃人的禮教和封建，掀起了文學革命運動。在寫作的形式上與技巧上，在西歐與中國的技術高低非常懸殊的情況下，在中國文化已跟着社會的改變而強烈地受到西歐的影響的情況下，便很自然地向歐洲學習。但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五四新文藝運動除向歐洲學習以外，也提出接受中國文藝遺產這一口號的，他們把紅樓夢，水滸等小說，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這新文藝運動改變了人們的思想。揭開了封建勢力的陰謀，散佈了自由的種子，開闢了大革命的道路。後來因爲中國新文藝運動有了更好的領導，牠的發展方向便繼承着五四的傳統而日益進步。

以上無非說明鴉片戰爭後中國怎樣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的一環，怎樣發生了革命運動，文化革命是怎樣起來的，及新

文藝運動是怎樣發生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的一環，中國社會已有了歐化的成分，已處在歐化的時代，因此決定了新文藝的歐化。這一發展是歷史的法則，決不是偶然的。並且我們還要指出廢除中國死的文學形式，利用歐洲的手法，語法，來描寫中國的事情，這在文藝運動上是一個大的進步。

歷史上的運動，很少如人的腦筋所幻想的那樣十全十美。五四的洋化，不夠中國化，至今是頗受人批評的。但對舊文化的否定，在歷史上講，是新文化發展的必然過程。誠然，五四來的文藝作品不夠中國化，有時發生歐化的流弊，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否定了中國新文藝不是中國舊文藝的必然發展，不承認五四以來的新文藝作品是中國的東西，是中國尚待發展的民族形式。

#### 四、不是新的藝術至上主義者

主張用舊形式來代替文藝發展的主流，斥歐化為違反大眾化的人這樣說：即如退一萬步承認中國舊文學比着西歐是落後的，但我們是中國人，舊文學却是一絲不假地中國文學，我們不應該輕視自己的東西，我們却應該回過頭來發揚牠，自力更生地提高牠的藝術。更進一步說，文學是該為大眾的，舊形式却為大眾所愛好，如果採用歐化，只注意藝術的水平，而無視了大眾的欣賞能力，那是違反大眾利益的。更有許多為人說，歐化絕對不能中國化，即令歐化是提高藝術吧，那創作出來的東西也不過是和西歐差不多，在世界上多一篇少一篇是沒什麼關係的。又有人引用馬也可夫斯基的話：「真正偉大的作家是在街頭上寫標語口號的人，寫新文藝的作家不來寫些標語口號文學。又用高爾基的話：「即有人問藝術是替社會服務呢還是社會替藝術服務？也許有人提出，為着時代犧牲。自己的藝術吧，但我提出為着時代改造一點自己吧。這點為社會革命服務的一犧牲」，將給自己以愉快；」（大意），因此寫那些不肯用舊形式不主張用舊形式寫作的人，為脫離政治脫離社會，而冠之曰「新的藝術至上主義者」，怪新文藝創作者太注意藝術。

恩格斯在致米那·考茨基的信里說：「我覺得作者的意向應該不着什麼特別的痕跡而從事實和行動中自然的流露出來，而作者也不必一定要把書中所描寫的社會衝突之將來歷史的解決勉強地賡續給讀者；……」我決不責備你，怪你沒有寫一部純粹社會主義的小說，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有「傾向的小說」，就是一定要在小說里面，宣佈作者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理想」。這里恩格斯反對淺薄的「有私心」的作品，尤其反對主觀主義的唯心論文學，他所主張的文學，是善於表現革命傾向的客觀的現實主義文學。

因此我們可以說講求藝術，藝術地表現其主題，使自己的意志「不着什麼特別的痕跡而從事實和行動中自然的流露出來」，正是我們要求於每一個創作者的。如果單單講求藝術，作者的想法和企圖描寫的主題，是毫無社會意義的，那我們可以冠之曰「藝術至上主義」。但如果作者的思想是前進的，表現的主題對於大眾是有教育意義的，在這前提之下

，爲着要使自己的東西爲大眾所一喜而樂見，因而替牠們下苦功，這種態度正是我們所提倡的所推舉的。決不能依隨舊地纏他們以「新的藝術至上主義者」的帽子。瑪也可夫斯基的話是詩人的話，可以當做一句詩語，來讚美那些熱心的宣傳工作者。決不能以之爲科學的尺度來劃分作家的界限。設之蘇聯，到現在爲止寫標語口號的人還未列入作家之羣，而且將來也很少會被列入的希望。高爾基的話在這種引用出來也並沒有多大意思。

站在使作品更爲完整的藝術品的立場上，不論是中國的外國，只要能幫助作家更正確的更豐富地表現其主觀的，這種技巧皆爲作家所樂意接受與學習的；而且也應該如此。如果西歐的某個作家的技巧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決不能因爲他是西歐的作家，而對他的作品加以忽視。這是阿Q的辦法。許多人學歐化學出流弊了是事實，這是急應改正的，但決不能因爲一部分人有毛病了，即否定了這一條路。這也是阿Q的辦法。

歐化不是有背於中國化，只要翻一下過去二十年中中國新文藝的作品即可得出結論：中國新文藝的發展在技巧方面是更歐化了，也就是在藝術上是更高了；同時在內容方面却更中國化了，在裡面中國的事情，中國的社會問題，中國人活的語言，是更被正確地表現着了。在新文藝運動中清算了藝術至上的傾向，清算了主觀的唯心主義的標語口號文學，清算了技術上的一差二錯的傾向，清算了第三種人的傾向，提出站在大衆立場上寫大衆化的東西這一正確方向。事實給證明了，歐化和中國化是不相衝突的，新文藝工作者正時刻爲使自己的作品更中國化而奮鬥。而這也只有更深更刻地去體驗生活，更藝術地去表現生活才能辦到。

至於說中國新文藝的作品還不爲大衆所理解，這倒是鐵一般的實事。但我們應該認清楚中國社會是非常複雜的，幾千年愚民政策的結果已使大衆與文學與文字絕緣，要把他們重新與文學接連起來，就必須先經過一個教育他們提高他們文化水準的階段。因此新文藝作品雖然寫的是他們的感情，却不能爲他們所瞭解，這誠然是一個缺點，但這一缺點是由歷史造成的。可是是否就因爲這個缺點而就斷送了新文藝的存在呢？回答還是否定的。

正因爲中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中國大衆還處在昏愚狀態，中國的智識份子青年便在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主導作用。中國新文藝作品將革命的思想意識傳給他們，使他們在作品里面窺見了中國革命的動向，窺見了廣大的大衆的生活與呼聲，給他們指出了許多社會問題，而且給他們解決了，因此影響了他們的意識與行動。仔細地去注意一下，就可知道差不多是每個知識份子都多少地受了中國新文藝作品的影響，許多人是因爲看了幾部好的文藝作品而轉變爲一個革命戰士的。因此可以說在訓練革命幹部擴大革命隊伍這一作用上，新文藝作品自五四到現在實有牠很高的地位。牠對歷史的推動作用，與夫社會的改造作用，決不能一筆抹煞。

認識了這一點，我們就毫無理由說因爲大衆看不懂新文藝，新文藝便與大衆無關，更不能說這就是新文藝脫離了大衆，這是犯了機械論的錯誤。認識了這一點，我們就毫無理由說新文藝運動全走錯了，要創作新文藝的人停下筆來不寫。相反我們應該鼓勵他們多多地寫，多多寫些有高度藝術性的而以中國民族革命爲內容的作品，因爲牠與中國有很大的幫助。

聽人家說，即如在人民文化水準已經相當提高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文藝創作還不是每人都能欣賞瞭解的，那麼中國的新文藝工作者，也決不要因爲自己的作品不能爲四萬萬中國人所傳誦而煩惱。因爲誰也越不過歷史的過程。

另外，有人担心中國新文藝發展的結果，會喪失了中國文化的特點。這也實在是過分的擔憂。中國吸收外來的文化並不是自現在開始的。中國文化的成分是由五族先後混合起來的，在唐時更有佛教的影響，在這過程中只見中國文化更發展了更豐富了，卻沒有看見中國文化的消滅與因此而來的衰退。在世界上文化上的彼此互應也是極其自然平常的事，法國文學受了英國文學的影響，而法國文學並沒有變成英國文學，高爾基受了西歐文學的影響，寫出的東西還是俄羅斯的，且蘇俄的領袖說「高爾基是百分之百的民族作家」，魯迅先生深受契訶夫果哥里爾的影響，而魯迅先生的東西，誰也沒理由說牠不是中國的。以中國的文字，寫中國的事情，決不會喪失了中國文化的特點。

### 五、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

也有人從中國新文藝沒有產生像托爾斯泰莎士比亞巴爾扎克那樣偉大的作家，沒有產生古典的偉大的作品，來證明新文藝運動走錯了路的。他們講中國過去有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那樣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偉大作品。而在新文藝作品中，却找不出一部像紅樓夢那樣偉大的作品，並且許多新文藝作品令人不能卒讀，因此說中國的新文藝描畫不出偉大的中國，中國要想有偉大作品產生，就非再用舊形式寫作不可。這些人拿形式問題做沒有產生偉大作品的全部回答，實在把問題看得太容易太簡單了。

中國新文藝運動只有短短二十年歷史，而且在這二十年中牠是在槍刀的壓迫下發展的，每一頁歷史都有令人悲痛的血跡。牠不斷受人摧殘，壓制與輕視。牠是在極端困難條件之下生長的。但牠畢竟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隨着中國社會的飛躍，走了西歐人家幾百年才走完的路。

中國的舊形式有千多年的歷史，因此牠能產生出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對比之下新文藝只有短短的二十年的生命，在這二十年當中，曾要牠產生出幾部紅樓夢來，那實在是太苛求了。高爾基說，如果有人要向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有這樣的要求，要牠即刻產生偉大的作家與偉大的作品，這些人對社會主義是懷着惡意的。想想吧，拿中國和蘇聯比，蘇聯作家的創作條件，蘇聯文學發展的條件，不知要比中國好多少倍，但牠因為歷史短促的關係尚未產生偉大作品這一事實，並不足證明蘇聯的新現實主義是錯了，蘇聯文學發展的道路是錯了。

舊形式決非神聖萬能，我們決不能這樣一味崇拜形式，形式至上主義和藝術至上主義，客觀上是差不了多少的。拿章回小說說吧，書中的第幾回第幾回，就是第幾次第幾次的意思，牠是說書人的藍本。一旦聽下回分解，也就是留到下次再說的意思。這形式如果在當時算是根據了實事情況寫的，現在如我們不打算給說書的寫藍本，這樣模仿，就不見得高明。把這形式一去，中國的舊小說和新小說並無根本不能並論處，都寫人物都寫故事，發揚好的，剔除壞的，何去何從，創作者自然會選擇的。如果有人以為章回小說是中國的，就都是好的，歐洲的東西不是中國的，就都是壞的，這



是小孩子鬧意氣，對事情並沒多大好處的。

再舊形式之所以吸引人，內容是有很大的關係的。一個十二三歲的人喜歡看西遊記，封神榜，神奇鬼怪的小說，這時候對紅樓夢便不感興趣。等到長大了，一不相信鬼神，封神榜便也失了魔力。再為大眾所喜歡的東西，就不一定是偉大的作品（雖然偉大的作品是被大眾所喜歡的），我們毫無理由說大家喜歡張恨水的小說，就稱張恨水為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就是偉大的作品。我們應該認清楚文藝對於大眾是教育的，不是迎合的，否則我們就應該創造出那類似性史的作品，因為牠被大眾所歡迎。

再，社會已經進步了，已經變化了，莎士比亞有莎士比亞的時代，紅樓夢有紅樓夢的時代，即令那些作品是多麼偉大，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已產生不出和那同樣的東西，這正如我們追懷幼年時代不能返童一樣道理。

### 六、兩條路線

歷史已經把新文藝作為中國文藝的主流。誠然新文藝本身還存在有許多弱點，還不够大眾化，不够民族化，在接受西歐技巧方面還有毛病，還沒有很好地用批判的眼光去承繼中國舊文學的遺產，但歷史也要在發展中克服了他。

但大眾的落後，大眾不能大多數地接受新文藝，為大眾寫的東西不能直接地被大眾所瞭解，這的確是新文藝在發展中遇到的一個矛盾，一個阻礙。而且不克服這矛盾阻礙，新文藝是不能有很大的發展，是不能達到牠所負的歷史任務的。

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需要加強新啓蒙運動，需要大批利用舊形式寫作的作品，先遷就大眾的欣賞能力，製作出他馬上能接受的東西，改變他的思想，開拓他的視界，去影響他教育他，把他動員到民族革命陣營中來，使他成為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一個戰士。但這不只是遷就，我們應該在利用舊形式的過程中，對舊形式加以批判，加以改造，同時把歐化的手法慢慢加進去，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使他能夠接受新文藝。

而新文藝呢，應該嚴格地做一番自我批判工作，創作者深入到羣衆中去，仔細地去體驗生活，尋求活的人物，活的语言，話的生活，同時除接受西歐的技巧外，也認真地研究舊的東西，來向中國舊的文學學習。這樣使作品更中國化，更大眾化，使不單為大眾說話，而且為大眾所瞭解。

這樣，一方面有大量地利用舊形式的寫作，一方面有新文藝的寫作；批判地將舊形式加以改造，滲進歐化的技巧，同時，新作品更積極地大眾化中國化，結果兩條路線會由接近而最後統一起來。新文藝將因為這個矛盾解決了，而大踏步地向前發展，民族形式將更接近理想。

這決不是二元論，而是辯證法根據中國具體情況提出的辯證的解決。

# 魯迅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

## 學習魯迅精神

穆毅

為時代，為中國整個民族，為正義和大眾而鬪爭過的魯迅先生，也將與時代，與民族，與正義和真理而同在。先生用自己的血給歷史開拓了道路，用自己的乳奶育了真理線上的戰士，他已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和別人一樣，魯迅先生自出生到他臥倒在真理的堡壘上為止，也不過只是短短的五十五年。和別人一樣，他也生長在「可咒詛的時代」。但一反別人，他沒有做舊社會的忠臣孝子，他沒有做安分守己的順民。他使盡了自己能使用的武器，大聲地申斥了黑暗，掀起了真理的旗幟。許多文藝工作者在五卅時代寫作的小說，無論在內容，在技巧方面論，都是遠遠遜於現在的。惟獨魯迅先生的後程，吶喊，熱風等，還是我們今後學習的最好的典範。他現實主義的手法，中國至今沒有人能趕得上，而且在世界上也很少有人超過了他。他刻畫出典型的中國的社會，他創作出民族的典型人物。中國有許多人都是在阿Q正傳中認識了自己，外國人也有許多是通過了阿Q正傳認識了中國五四運動前後的社會的。在種種的壓迫之下，他用自己藝術的手腕，特殊的天才，創造出富於鬪爭性的短小精悍犀利無比的雜文形式，把自

己對各種問題的認識和批評，文藝地表現出來，打擊了反動勢力，教育了前進的羣衆。許多在他「雜文」下現形的「紳士」，拚命地咒咒「雜文」，想把它驅出文藝外面去，但相反地却成了它在文藝上存在下去的根據。許多人在雜文裏得到了珍貴的食糧，許多人在雜文下團結，前進。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由紳士階級的逆子叛臣到勞苦大眾的戰士，在這過程當中，他為認識真理戰鬪着，由戰鬪的血的經驗與教訓中改造了自己，繼續為真理戰鬪。隨着他自己認識的發展，他不斷地加闊自己鬪爭的範圍，堅固自己鬪爭的目標，在中國新文藝的理論建設上，他做了許多偉大的艱辛的建樹與批評的工作。此外令我們敬服的是他的翻譯工作。中國新文藝運動只有很短的歷史，而且因為各種客觀原因，他是在日本蘇俄歐美各國影響之下生長壯大的。魯迅先生從域外小說集之後，又翻譯了厨川白村普列哈諾夫等人的理論，和阿志巴殺夫，果戈理，及蘇聯作家的傑作，尤其後者因為選擇的適當，譯法的謹嚴，成了中國文藝工作學習上的典範，創作的刺激。此外，他提倡拉丁化新文字，介紹與提倡木刻，提倡連環畫……給這些年青的運動與藝術，鋪下了健康而有力的理論的基石，使它們合理發展下去。除去他在文學以及文化方面的偉大功績外，使我們不能遺忘的是他對青年的熱忱與愛護。他反對對青年施行愚民政策，反對對青年的壓迫與殺戮。只要你是傾向真理的青年，他都視為自己親密的夥伴，在各方面教育你，扶助你，愛護你。有許多人在他幫助下成長起



# 你永遠活着！

羅 迅

當災禍飛行在祖國原野，  
 黑暗腐蝕着祖國的靈魂，  
 你屹然放出巨人的光輝，  
 一隻手與黑暗決鬥，  
 一隻手指點着光明！

x x x

你——藝壇的巨匠！  
 革命的現實主義者，  
 高揮着文藝的武器  
 無情地打擊着罪惡的魔鬼！  
 沒有妥協，沒有倦意，  
 你——韌性的戰鬪精神，  
 震懾了敵人的心靈！

x x x

九一八！

日本強盜撕去了東北的地圖，  
 你銳明的眼睛，  
 看到了祖國未來的命運！  
 你說：「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  
 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x x x

今天，這個偉大的場面，  
 你雖未用長虹般的手，  
 親在戰線上指揮；  
 但你教練出的戰鬪的兒女，  
 爲了你的意志，你的精神，  
 已跑上了自己戰鬪的崗位！

x x x

你永遠活着，  
 在祖國兒女的胸中！  
 你永遠活着，  
 像海洋里的搖籃！  
 我們要爲你的意志戰鬪而死，  
 爲你的精神戰鬪而生，  
 爲祖國戰鬪到最後勝利！

來，後來又對革命變節了，但他決不遷怒他們，仍是扶助青年，愛護青年。因此他受全國青年的愛戴。全國青年以他爲長輩，爲導師。

究竟魯迅先生爲什麼會在文學以及文化上有這麼偉大而豐富的成就，爲什麼它永遠是那樣的年青，那麼前進，那麼勇於戰鬪不屈不撓，爲什麼它在歷史上留下這麼大的光彩呢？無他，這全仗他有異於常人的卓越的精神——魯迅精神，貫串了它的一生的緣故。而所謂魯迅精神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現實主義者的精神 在「忽然想到之五」一文裏他這樣寫道：「……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躲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這種面對時代，對社會不屈服不逃避的精神，正是魯迅先生所有的。有了這種精神才能不怕真理，追求真理。有了這種精神，才能在認識現實過程中，與現實鬥爭的過程中，改變了自己的思想與認識，才能由進化論走到階級論，由紳士階級的叛徒走到勞

苦大眾的戰士。

二、對民族與人類的熱愛 他熱愛自己的民族，因此反對使民族倒退的封建殘餘，反對壓迫自己民族的帝國主義。他熱愛人類，因此它讚揚光明，渴望理想社會的實現，而憎惡剝削人的人，壓迫人的人，阻礙人類前進的人。因爲熱愛人類熱愛民族，它才願意爲民族的解放與人類的解放而努力，做一個良好的工作者，使自己的一切服從於民族的人類的利益，克服了個人主義，英雄主義。

三、韌性的持久的戰鬪 因爲它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因爲它對民族與人類有高度的熱愛，它一經加入戰鬪之後，就只有前進，永無退却，只有繼續地爲人類爲民族戰鬪下去，打下去，而永不妥協，不退却。它活了一生，戰鬪了一生，在戰鬪裏生活，在生活裏戰鬪。

在中國民族正走向解放的今天，我們紀念魯迅先生的三週年，就要認識這種魯迅精神，學習這種精神，發揚這種精神。至魯迅精神成爲中國每個人的精神的時候，中國民族一定會得到徹底的解放的。





的門檻一樣；但才一通過那個頭戴冰  
鐵鋼盔的傢伙，忽然從身後嚷叫起來。

原來他們匆忙中忘却解開綁腿了！  
但他們自己並未發覺，還是懷疑  
着；解釋道：

「老總！咱們進城是親戚的。」

「你們先發覺自己的腳下吧！」

「你們別害怕，但哨兵繼續道，  
「俺不會賣你們的。」

游擊隊員們互相看着，現出不大自  
然的微笑；決不定是舉回跑呢，或者  
冒險幹對方再看。這其間哨兵問道：

「你們打算夜裏來襲嗎？」

「什麼叫襲擊？我們是舉親戚的。」  
這回是輪到哨兵沉默了。但想了  
想，他終於不快地說道：

「你們以為俺真會替鬼子出力麼  
？沒有辦法……」

兩個游擊隊員用眼睛互相徵求意  
見。

「老實說吧，」一停停，對方又繼  
續道：「進城偵查的？」

「你既然知道呢？還問。」

其中一個終於微笑着回答了，於  
是哨兵強笑道：

「那又何必冒這種險呢，讓我告  
訴你們吧。」

這是實在的，因為接着他就認真  
地滿足了他們。

題發生，「好好的」。

組織僑軍，利用中國人來打中國  
人，許多日本軍官早就把這視為得意  
之作了。

可是，真能讓日本人得意麼，讓  
那失去的自由永不回來麼？

不能。這一千多人在李、黃、  
石三位隊長率領下，回到母親似的  
祖國來了。

在一番觀察邊區「好幾萬反正部  
隊中，這自然不是第一次，也絕不會  
是最後一次，中國人已清楚地知道在  
奴隸和自由二者之中應該怎樣選擇。

每次都如此，他們帶着槍呀、炮  
呀、子彈呀、馬呀、鈔票呀……

還有一絲氣力不費的現成俘虜——偽  
軍里的日本軍官和顧問。一切日本軍  
閥所毫無吝惜地給予他們的，沒有謝  
詞，一聲不響就帶了過來。

他們的身體都燒熱了，從來沒有  
地洶湧着對於祖國的熱烈的熱切！他  
們重新呼吸着祖國新鮮的自由的空氣

！當他們看見田野中繁茂的莊稼，就  
想擁抱那土地了！

完縣縣長帶着自衛隊，此外各率

衆團體也都有歡迎。男男女女，一  
條一條地在城東二十幾處熱烈歡迎

到了唐縣，縣長組織他們一路幸  
苦，讓他們休息了幾天，召開了更加  
熱烈的歡迎會。

他們把原來的「自衛隊」換了  
安上了青天白日，在騰騰的羣衆歡  
呼鼓掌之中，踏進會場。

豬、羊、花生、核桃、梨、柿子  
、雞蛋、烙餅……老百姓慰勞的  
東西，在他們眼前，堆成了五光十色  
的小山丘。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支歌子  
，被羣衆激動地唱着。而他們、呆了  
，他們的情感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上休止了，爲這深沉的調子和歌詞  
所感動，而幾乎要掉下幾滴熱淚，他  
們尤其驚異於這些老百姓，是他們以  
前所熟悉的而又不是他們現在所熟悉  
的，老百姓進步了啊！

幾天以後，番號正式改爲「游擊  
軍」。

軍區司令爲真正實行「優待敵區  
歸來同胞」，糧餉的規定較其他部隊

高出一倍。戰團員每月零用費二元，指揮員五元以上不等。而且在軍區別的部隊經常都是吃小米，棒子，高粱的情形下，他們却每天都能吃上一頓白麪。

各方面對於他們的熱忱，關切、優待，這一連串事實，很够感染任何一個人的。

自然，以前的吃比這更好，以前的錢拚這一點兒麼，比這還多得多。可是「那算個什麼玩意兒！一有一位軍官和我談起他們以前的生活，用着「黑東」口腔，卑棄地這們說。

幾乎每人閒聊天時都會告訴你：見了敵人要先敬禮，日本國國旗不動就同他們囉嗦，罵。

有一天，這是在保定，他們有位官長坐着黃包車經過日本駐防軍門前。冷不防，「拍！」一響，他從頭上飛過。他嚇出了一身冷汗，而日本衛哨還個不依地跑過來，怒責他為什麼見了「皇軍」不敬禮，吆喝下車補禮。

這種殘辱毒打，只有甘心做奴隸的人才會習慣了的。軍區司令給他們派了一個政治主任和幾個指揮員，天天和和氣氣的給他們講着各種打日本的道理。把他們講懂了，開了竅。他們對於敵人的憎惡，對於同胞的團結和友愛，昇浪到

突出了反正時的高度。他們心裏現在老盤桓着一件事：非好好幹一場不行，否則天天這樣過下去，不打一打，真叫難為情。

在敵人後方，想幹，機會總都不會缺少。

兩個多月以後，敵人圍剿「晉察冀邊區」的計劃部署已畢，開始進擊了。

五百敵人，附砲兩門，攻取唐縣。這在敵人整個戰略上，是所謂「擊東擊西」，僅是一種佯攻。

佯攻也能，游擊軍的弟兄們在麻黃鎮——那不高不矮的山坡上，抑住氣埋伏着，等候好苦！鬼子上到半山的時候，被十幾挺機關槍密密麻麻地掃射着。

重複一下這個過程吧：中國人鎮靜的心，銳利的眼，靈活的手，搖着手日本機關槍，日本子彈，從槍膛中射出，擊破日本腦瓜，透過日本胸膛，一具一具的日本倒下去。

於是日本指揮官慌了，怎樣來收東這場使「皇軍」大煞風景的奇襲呢？三十六策，放毒氣為上策。

「——嘖嘖……」  
「——嘖嘖……」  
催淚性，窒息性砲彈接連放了三十四十顆。乳白白的毒氣在山間迷漫，

戰團靜止下來……  
趁這空兒，敵人曳了十幾大車的屍體，滿載而歸。

——一個可笑的收穫底滿載而歸。戰團結果揭曉：游擊軍犧牲弟兄兩名，受傷一名，雖然尚有兩排人中毒，經過醫治，數天後全都好了。

敵人傷亡了兩百餘，這個比例，游擊軍够光榮的了！

老百姓扶老攜幼的來看，雖然看不到屍體，那邊山的鮮血就是證人。老百姓都吐着唾沫，指着一塊塊殷紫的血談論着。

麻黃鎮——從此為附近民間增添了一段抗戰佳話。

麻黃鎮——永遠輝耀着民族的光榮名字。

唐縣的「戰團報」，每期都要闢很大一塊地位，登載老百姓的慰勞品和游擊軍的鳴謝啓事。

十月天，農事大致已經弄妥，迎接冬天怎個也烤火的日子了，女人們可以多抽出一點空閒為游擊軍做棉衣了。

在豐稔收成的相互祝賀中，游擊軍的弟兄和老鄉們大家都毫無拘束地雜在一起，傾聽民衆教育館的宣傳員怪上勁地敲着鼓，繪聲繪色地唱着一二麻黃頭殲敵記」。月姐也癡在樹梢邊愉快地偷聽。

# 孩子 汪潤

黃昏以前，我照例到古城的南郊去放哨。

風夾着強烈的寒冷透襲着我的身體，我把頭緊縮在大衣領裏，打從背上溜過一串寒噤。我打起精神，保持着我的眼睛向寬闊的大路上搜索動靜。我想時間快要吃晚飯了，會有人給我帶點戰況來，讓我回去作報告了吧；可是偏生奇怪，我細察路上，除了我們昨天踏在上面的腳印外，平鋪着的雪上，連野狗也沒有通過一隻。

我沉悶的思索起幾夜向行動，不自禁地哼起義勇軍進行曲。

「旺旺……」一陣車輪的聲音。我轉身便望見背後走來了個精瘦的孩子，他赤足套上一雙舊布鞋子，腫腫的棉衣，使他身體行動也艱難起來；一顛一跛地。

最使我觸目的是他光禿的頭在寒風裏浸漬着，手紅得像一只只的小臘燭，他貼着着草木，車子是空的，我知道他是去什麼地方勞動回來，可是

我看他樣子不過是十來歲光景。

隨着他後面跟上來一個老頭子，頭上纏着一塊油膩的青布巾，赤着手，像蛛網紋條的臉上，却是紅潤的如塗過一層脂油。

「老總辛苦啦！俺家去喝杯水！」老人側面對着我，手指着門口。擺出一副慈愛可親的神態。

「不，俺們都是一家人，不客氣，謝謝……」我回答着，看見他好一會才跟上那孩子，我猜想這會是孩子的父親吧。

隔了半點鐘的時光，孩子在一羣白胡羊的後面回來，老人却不見了。一股驟吳突地透過我的鼻孔。我走上去找着孩子冷浸浸的手：

「小朋友，來，俺問問你。」我第二次用俺來代替我的稱呼。

「嗯……」他困惑的反詰着我。

「俺們坐坐，過來，俺問你。」

「不，俺要看羊回家！」他是率直而坦白的說着：

「回去再來吧？」我笑了。

「中……俺還給爹拉柴呢。」一根樹枝在羊背上揮策，他靜靜地站着

羊叫，羊兒一個跟着一個地走進屋後的柵欄。

我等他再來，他噙着嘴笑了，頭俯視着地下。  
「來來來……」我想不着叫他來幹嗎。

他這足蹺手的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我跟他慢慢的開始談起來。一羣孩子又重新集齊做他們的當獎戲。

「你今年幾歲了？」我突兀的問他，緣因我看他那副亮晶晶的眼珠是那樣穩的，像一個成人樣的孩子。

「嗯……」他反問着把頭轉向我的眉毛豎起來，我明白孩子不擅我的話，於是趕快換口氣：「好大了？」

「多少歲？」他才伸出一個食指表示着「十歲啦。」

「唸過書沒有？」又是經過我好幾次說明他才領會。

「俺在城裏唸過書。」

「現在還在唸嗎？」

「不啦，老師已經走了，是老總

們來他才走的。」

「為什麼？」

「學堂把老總們住了，余老師才教俺們回家哩。」他把手縮進袖管裏去，抵抗寒風的侵襲，自然的回谷着我，我感到他的話像壓着機殼一層層地逼近我內心的疑竇。

「你在家不是也可以自己唸書？」

「不中，俺爹說這不是讀書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是呢？」

「誰知道，唱歌的老師也走了哩。」

「你們學了多少歌？」

「沒多少，你先前唱的俺學過。」

「是那個義勇軍進行曲呀？」

「是的，是……」

「你唱來聽聽好吧？」

這時他羞答答起來，向我做了個假笑。

「唱吧！俺們一塊兒唱。」

他仍然微笑着。一會他驟然說道

「聽爹說余老師不來教俺們了。」

「你想余老師再來嗎？」我瞧着

他小臉蛋上有些不自然，眼光是漠然的閃着。

「你的發音就像余老師。」

「真的嗎？」我吃驚於自己這破

澀的嗓子。「俺來教你們好吧？」

他又嘻嘻的笑了。這時我了解了這

孩子是在爲着失學而痛苦，我先前時

的「義勇軍進行曲」，引動了他對

我的憐惜。無疑的他對於我這灰色短

衣的人，是沒有好感，他的小心靈裏

，定是以爲我們（老總）把他們的樂

園剝奪了。我怕這孩子會這樣來誤解

我們，我向他作了一次解釋工作，最

後我向他問道：

「小朋友，你明白這是誰不讓你

唸書唱歌的呢？」

他臉一沉，呈現着一種稚氣的憂

傷，壓獸着。

「這倒不是老總們佔了你們的學

堂使你們不能唸書，小朋友，你沒有

聽見前方的砲聲嗎。那向俺們打他的

鬼子才是不讓你唸書唱歌的呢，「我

繼續說了，孩子很痛楚的說道：

「余老師也說過，鬼子來要殺人

燒房子，……爹昨夜也說……」

我連連應聲着他，他突然又接上一句：

「俺不知道鬼子爲什麼要這樣做

？」

小孫子的一席小天地真是多麼純

潔樸實的呵！我幾乎叫了「小朋友，

這就是世界，這現實的強盜世界殺人

放火有什麼奇怪，正是家常便飯的事

哩！」但是，思着孩子甜膩的心靈，

同時又聽着的話，孩子也不會理解，

我說：

「小朋友，鬼子是沒有道理的，

要俺們的地方，要俺們做他的奴才。

要俺們不能唸書，不能吃飯，這就是

鬼子的道理，懂得嗎，小朋友？」我

連聲說：「俺們老總是來打鬼子的，

不是佔你們的學堂的。」

孩子一聲不響的沉默着，頭俯視

着橋下的冰層。我從口袋掏出一支香

烟捲右手在搜尋着火柴，他突然從我

身邊離開。

「俺給你取火來。」

一會他拿來了一段燃着的紙媒，

我使捕吸起來，他望着我口中的白烟

圈問着：



「鬼子打到啥地方來了？」

「不遠，你沒有聽見槍聲嗎？」

我試着問他：「鬼子來了你怎樣作？」

他臉上掠過一種微笑：「俺就打他！」他擺出一種鎮然的神態。

「你不怕嗎？」

「不怕，俺跟你一道去打鬼子，」

「不中，小朋友，你還小呢！你長大了再來。」

「不，俺要打，俺爹還有槍哩，爹也說過要打鬼子。」

我奇怪這孩子對於這件事有一種執拗勁兒。我沒有話來再問他，他忽問一種嬌稚的呼聲送了過來：

「哥哥！吃飯啦，吃飯啦，媽叫你，……一個不倒翁樣的小孩子在屋角上叫着，搖搖擺擺地走過來，一下跌泥濘滑倒在地上，叫號着。他聽見是弟弟的哭聲，忙抽起身來。」

「老總，請吃飯，請吃飯……」

「不客氣，俺有公事呢？吃過飯再來！」我用手推辭了他。他才跑了

這時我內心裏壓着一種窒息的

痛楚，一種被毒質浸染着數千年來的農村，多少伶俐活潑的孩子是被埋沒了。這一代的孩子們是苦難的，却也是幸福的。……

一隊騎兵特特地的馳過我們的前面，馬蹄上白噴噴的冒着氣。騾膠味強烈的刺激着我的鼻子。……

x x x x x x

我不見孩子重來，我有些孤另的感冒了，亂想着換班的人快來了吧？炊烟在屋脊上，沒有風吹動，挺直地立着。

孩子一晃又在我的眼前了。手裏承着一碗熱氣騰騰的紅薯，一步一步走過橋來，輕輕的放在石欄杆上，然後招呼我道：

「老總吃紅薯，紅薯，怕冷了。」

「謝謝你，小朋友，你吃！」這次我却沒再推却他的盛情。捏起一條滾燙的紅薯塞進口裏。他很文雅的坐在石欄杆上。

「不，老總，我吃過了，要渴嗎？」他扭身就要回走，只等着我的回答。

「不要，坐下吧，够了，够了，我止住他說：

「那不倒翁般的孩子，又在屋前叫着『湯，湯，哥哥！』」

我心裏無限的激動，這種對人接物的誠懇，真是少有！一碗剉湯遞在我的手裏。我看那孩子的態度也漸漸大方些了，只有那不倒翁似的孩子在哥哥的手圈裏靜靜地偷看我，我重新要求他唱義勇軍進行曲，把一本日記本上抄錄的歌詞遞給他。

他很珍惜的翻閱：「俺只會這首。」

他指着開頭一頁。

「你唱吧，唱了，還教你唱新的，」他低聲唱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

接着我交給他張紙，讓他把軍民進行曲抄下來，反覆的解釋給他聽，然後我像老師似的教他唱了一半，他低聲練習起來。

「小朋友，你給俺寫點什麼在這本子上呢？」

「寫什麼？」他不理解我的意思。



「隨你寫，隨你……」我把日記本遞在他的手裏。

他默想了一會，埋頭在膝頭上寫了，我看見上面歪歪曲曲的字：

「俺長大了要當個兵打日本鬼子，要把鬼子打掉，俺們才能有飯吃，有衣穿，有書讀。」

下面附上了他的名字「魏魁武」我想這是孩子的崇高的理想，我們同吃着冰涼了的紅薯。

北邊漸漸攏來很多的隊伍，我看見兩個孩子有點吃驚的樣子，我把他們送回去，這時候換班的王伏農過來了，我交替了就拔步回營，心裏混亂的想着「戰爭與孩子……」

從此我在守哨的時候，是極寂寞而為愉快了，有紅薯吃，有孩子同玩，這是王伏農常這樣打着我的，他們現在是少有作那當兵戲了，除了我教他的歌外，他不知幾時把其他的孩子也教會了，牛欄邊有着歌聲，空場上有着歌聲，羊羣後也有歌聲，一到

晚飯後，一羣孩子作起軍隊的攻擊演習來，一大堆孩子跟着一小部分孩子跟追着，喊聲連天的。

「打呀打呀打日本鬼呀！」一片笑聲和相罵聲浮動在田野上。

魏魁武在那大羣孩子里手舞指劃的指揮着。我不時給他們助興。

一個禮拜過去，運河的河防吃緊了，退到這土城來的隊伍像潮水一般，平靜的河莊便跌進一個騷動的漩渦，星成爲兵和馬的世界，小孩子的家裏也駐了一連人。

砲聲在北方的平野上整天的轟響，孩子驚喜交併的問我：

「老總鬼子來了嗎？俺同你打去，俺……」

「好小朋友回去吧！明天再來教你唱歌」我找不出話應付他了。

當天，我爲一種軍事上的必要到別處去，土城却不幸遭了一次殘酷的轟炸，城內是受難最慘的地方，我忠心地祝福這些孩子們的安全和健康。

編後記

在戰地來紀念魯迅先生，特別令人嚮往，這種精神，是使每一個戰士，都感到一種巨大的力量，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位民族的英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位民族的英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位民族的英雄……

# 卡貝克最後的會見

伊力克·曼作  
陳道懷譯

捷克作家，k·卡貝克之死，對於所有知道他的人們，作爲一個公民，他的作品，他那高貴和勇敢的行爲，作爲一個個人的強度——，是一個巨大的悲哀。這消息很令人吃驚地，非常偶然地來了，雖然那不是真正地吃驚。

每個國家最好的，最神聖的人們，真正的代表們，一俟法西斯獨裁取得了政權，便從舞台上消失了。他們逃走，他們被殺，他們自殺，或者他們乾脆死去：他們犧牲自己失望的身體，或者在別得情況之下，染了一種流行性感冒，簡直麻煩他們，使他們離開吧了。

一個藝術家，有卡貝克，是不能生存於一個在希特勒統治下的殘破的法西斯的捷克的。因爲作爲他的國家的最偉大的詩人，用純正的和根深蒂固的愛國心混合了高尚的精神的和文學上的性質的他，在一個外國言語和外國地方去生活和作是不便的。而在另一方面，顯然他決不能在祖國逗留更長久一點。他捨棄他的生命而死掉了。

在「嘉尼黑」的和平公約之後，我立刻與他玩了一個整天。我坐車到他鄉下的家裏去。一個坐在我旁邊的士兵——一個穿了制服，沈默和面孔非常蒼白的青年人。他那狹窄的斯拉夫人的眼睛有一種憤怒和輕蔑的表情。那些街道爲在撤退着的捷克軍隊的行列所阻塞了。沈默，睡着他

們的腦袋，士兵們逐一從鄉村高地撤退了，雖然看不見敵人，可是看見那些強壯的燦爛地武裝了的軍隊，沒有戰鬥，儘在向後，向後，向後撤退，是痛苦的，因爲那完全是不可解和不自然的。我的車夫談及他，當他把那些像疊指示給我看，和說明那歷快樂地建造了的鐵絲網及防空壕時，他那狹窄的眼睛流淚了。一要是需要獨自作戰的話，我們能支持幾個月，」他說。而他的臉孔，那種不是捷克人民平常所表顯的神色，將永遠留在我的心和記憶裏頭。當他使我在那就是我的目的地的那個貴族的古老大廈的面前下來時，他請了三個鐘頭，他笑驅車到離此地不遠的——在某地的小鄉村的他的家裏去。一我們尚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要進兵到那兒去，」他說。一而我的夥伴們是民主的——他們將要糟透了。一

自從頭次訪問布拉格後，我就認識了卡貝克，我知道他是跟貝尼斯很要好的，我希望他能夠對我說明，爲什麼貝尼斯對於已經足夠清楚地宣佈了他們的叛逆的意向的列強，表示了這麼覺解的信賴，爲什麼他彷彿呆木不動，像一個鬼子爲一條蛇的眼睛所叮穿那壓在希特勒的會見了卡貝克夫人，那著名的捷克女伶，奧的爾格·斯琴拍夫爾哥特。她是像一張紙那麼蒼白；可見也已離哭了很久了。她告訴我卡貝克竟夜一壁哭泣和一壁寫信給貝尼斯；我一生從未有見過像在這些日子這麼許多人哭泣。因爲捷克共和國和他的朋友們判定了死刑。

卡貝克，雖然他那美好的斯拉夫人的面孔標誌了憂鬱——他那黑眼睛是表現一種無限的悲哀——由於天性他却根本是愉快的。他是一個清瘦而強壯的騎士，常常戴戴在尖銳的極端喜劇的諷刺中表白他自己。他的戲劇「白色的病」(The white sickness)，乃是遍歐洲以最偉大的成功而排演了的，是一個卓越地對於法西斯獨裁的偉大的，取攻勢的，和悲喜劇的起訴及暴露。那「白色的病」是一種

神秘的，疲道的，和致死的病，那作為法蘭斯帶無論在何處得到政權的一種痼疾而出現。「白色的病」表出了那詩人的光榮的，人性的，文雅的一面。那也表明了卡貝克，是一個能够在最高的水準及從那靈魂的望樓去作戰的優秀的戰士。

「我們已經失掉了牠，我們的戰爭，」他現在對我說，「那病統統給過去了。當然，我一刻也不能在此地逗留了。可是頂多也不過如此而已。要是我有這切的理由可以這麼幹的話，我會高興地去的。」我答覆，那決不會有適切的理由給他卡貝克去離開祖國。只有這些可惜的，卑劣的，兇惡的理由。「那白色的病，我對我自己說，而且只有那才能趕掉這個人。」

「我們將搬到別的地方去，」斯琴拍夫留哥娃說，「我們將在自由仍然存在的地方去學習說話和生活。」她的丈夫給了她個面色，有我會經說到過的那無涯的悲哀。什麼地方？那面色好像去問：在整個世界上的什麼地方！我們說及美國，而那又正是那妻所希望的，她說，「美國是偉大和自由的。」我附加的說道：「卡貝克將來會明白那兒的情況的。」代替答覆，卡貝克說道：「貝尼斯要幹什麼，他也不能逗留吧。」

那是在總統辭職前兩天，當然，他的朋友卡貝克是早已知道的，我問及我自己關於貝尼斯的問題。

「我知道，我知道，」卡貝克說，疲倦地把話打岔了，「他也許不是這麼幹的，也許應該不這麼幹的。可是你看不見嗎？」他的全部生涯，那馬沙力克政府，那貝尼斯政府，我們的政府的共同的意念，完全一致歸屬於西歐的民主。要是英法出賣了民主，她們就把我們出賣和讓與了，所以當我們在上面建造了的一切東西粉碎了的時候，我們不僅是在一種軍事和實際中的失敗，而且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失敗。」

「可是你本人呢？」我在企圖用一種誠懇的聲調來說，可是弄錯了。「當然你會出國到我們這裏來和繼續你的工作。這個恐怖會有一個很好的教訓給我們。我們戰士的革命的部隊，將從捷克的援兵接受偉大和驚人的支持。」

他又很直接地答覆了：「渡過海去為我們招兵，」他說，「我請求你；當我是再也不在此地時候，告訴美國人：捷克是不應被允許遭受滅亡的。我們必要有幫助，至少也要經濟的幫助，才能生存下去。」

「可是我們要去嗎？我們去不去呢？」他的夫人用一種懇求的聲音問：「你不想逗留在此地嗎？」卡貝克搖搖他的頭，可是那不是呈出像一個「堅決的」的樣子。這個搖頭是在最後的失望中了。「此地我不能够逗留。」他說。他沒有說下去，而那句話就是這樣結束了。

即使當我把話題談到他的書：The White or Red的時候，他也不興奮，他說道：「要是我不得不在外國寫『The White or Red』的話，關於他的內容，你稍為考慮一下。」實在，他的最有詩意和最動人的作品的確是用納粹們必定妒忌而且失傳的話語寫的，如「血與土地」。

我說，「可是，譯成幾種語言的『水螅們』，說到那些狡猾的聰明的動物，最初為人訓練各種技能，而畢竟變成沒有靈魂和德行，用危險的專門技能把世界推進毀滅的一種暴徒。這個故事是這麼合乎現代和激動人的，這麼令人信服的，何況又這麼喜劇似的令人歡悅到：牠到處獲得朋友。」

「也許」，他又用那拒絕和索然無味的態度說了。在這種第二個「也許」的時候，他的妻突然哭起來了。

「卡貝克是死了。他不能逗留在此地。」他這麼說過，他又不能够在國外生活。對於世界的損失是巨大的。為「白色的病」所索取的蒙難者又增加一個了，一個重大和可怖的犧牲啊。」

# 法捷耶夫

白澄

在許多著名的蘇聯作家中，傑出的亞力山大·法捷耶夫，是從游擊部隊里進到文藝陣營來的。

在一九〇一年法捷耶夫生於一個貧寒的家庭里，他的父親原是一個朴素的農民。革命爆發的頭幾年，年輕的法捷耶夫，就離開了他當時即將卒業的海參威高級中學參加了一支游擊部隊，隨軍攻剿反叛的白軍戈爾扎克和塞米恩洛夫以及干涉十月革命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嗣後法捷耶夫轉入紅軍參與了壓服 Kronshtadt 叛亂的戰鬪，戰鬪中他受了傷。

內戰的烽火熄滅不久，法捷耶夫開始了他的文藝生涯。

一九二〇年他才出版了第一部嘗試的作品，洪水，翌年又發表了一個短篇逆流，這兩篇故事的主題，如同大多數大的蘇聯小說似的，是描寫新興舊的鬪爭。前者敘述二月革命後農村中所激起的階級鬪爭；後者描寫亞母爾河戰線上赤衛軍底潰滅。從結構上

講，洪水是十分失敗的不成熟的小說，而逆流比較起來却表示了很大的進步。敘述簡明而有力，雖說人物的表現幾乎純粹是外形的，不如他以後的作品，著重於心理的分析。對於洪水作者自己曾有過很好的評斷，他認為如果說初習寫作的青年不應該就着手寫長篇小說的話，這篇故事是可以供作榜樣的。關於逆流柯根教授的批評是十分確切的。他說：「在這篇小說里，已經發現了法捷耶夫的天賦，就是在那簡單的動作，和粗暴的命令中間，他能夠浮現出一股戰鬪行列里的一個個的個性。」從俄國革命後的一般新文學看來，法捷耶夫在藝術上確乎踏出了一步，他的初期作品，已經能夠從「集團的一活動中鮮明的浮現出一個人的姿態。」

往後，作者開始追述內戰時期所積善的印象和親歷的經驗時，他寫了毀滅和烏得支的最後一個。毀滅在一九二七年發表後就被認為是新興文學中最傑出的作品，使作者獲得了第一流作家的聲譽，引起一切批評家和讀者莫大的注意。這部名著已譯成英、德、法、日、匈亞利……等國家文字，我們約在十年前就有了魯迅先生的優秀的譯本。

在蘇聯文學中，以遠東游擊隊戰爭為主題的作品很多，如鐵甲車作

者依凡洛夫和馬維爾尼亞因女作家賽甫林娜都是這方面的能手。毀滅在題材上並不新奇，所描寫的單是農民游擊隊的英雄們的潰滅。但是，在這里，沒有那些作家純粹的描寫或抒情的筆調，也沒有綴拉菲莫維支的傑作鐵流里那盲目地向着目的地突進而顛覆了一切障礙的幾十萬羣衆。在描寫內戰的背景時，法捷耶夫從來沒有忘記這次戰爭是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而打的。他指出十月革命怎樣延續了一個新人的生命，他是從內戰的砲火中浮現出來的布爾塞維克真理的負擔者，健壯勇而堅毅忠誠的戰士。作者所表現的布爾塞維克，萊奮生，都是一新人——化身，他不獨是一個英雄而且他還適着「正確的路線」的英雄，堪作他這部隊里的全體游擊隊員的模範。其次作者是以托爾斯泰的心理主義 (Tolstoyan Psychology) 的精神把握住各個不同的人物，甚至沒有特色的最普通的游擊隊員，也從個別的心理的和內在的經驗解剖他們，以鮮明的姿態表現他們，如傳令兵莫洛茲加智識份子而具有一切庸人的弱點的，理想主義者美諦克。

這小說里的人物是生動的，多方面的，各有各的個性。他從血淋淋的革命的現實中，創造出新的真正的典型。他在一篇題名我的創作經驗的論文中

說道：

「人類資料的重塑之所以能够成功，因為十月革命是工人階級的最先進的代表們，布爾塞維克們所領導的。他們清晰地看見了他們前面的目標，領導了比較落後的而且幫助了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自己。」

「烏得支的最後一個」於一九二八年開始發表，現在才出版到第三卷，尚未完成。這部巨著的主題是描寫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工農游擊隊進攻自衛軍的鬪爭。在這小說里，生動地描寫着無產階級怎樣為廢除階級社會而奮鬥；詳盡地敘述着居住遠東的弱小民族，烏得支，在沙皇政體之下，已判定了陷於滅亡的道路，但是由於社會主義的革命，這些原是部落組織的人民又重新更生起來了，清晰地表現着遠東革命鬪爭的繁復的背景，由革命的先鋒隊，布爾塞維克政黨，所領導起來的游擊隊運動怎樣瓦解了受帝國主義支持的自衛軍；這部作和品毀滅比較起來，是以更偉大更精練的技巧，刻畫了革命的血泊中所淘練出來的各個典型，社會主義革命的產物的充分的表現了革命羣衆的力量和才能。

這位藝術家以他那熱情的實質，烙印了以人類創人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他的全部著作中都浸透了社會主義所培養出來的嶄新、勇敢、健強而生氣勃勃的男女臥床熱情夢。但法捷耶夫是一位現實主義的作家，他所表現的人物全是真實的男女，具備着人類的瑕疵。他沒有企圖要掩飾他們的任何缺點。

對於法捷耶夫的創作，我認為批評得非常的深刻而確切的是真理報的這一段話：

嚴格地說，法捷耶夫雖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已被認為是無產階級作家中的一顆「明星」，而且是主要的理論家之一。同時，我們應該知道法捷耶夫是最優秀，而先進的革命家。他的文學活動是和革命鬥爭密切地聯系起來的。他今年才三十八歲，遠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參加了最先進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伍，今年三月間，蘇聯之共黨舉行第十八次大會時，他光榮的被選為莫斯科的代表，現在是中央委員之一。至於文學活動，他熱烈地參加了各種文藝討論會，給各報紙雜誌寫了許多文藝理論問題的文章

，研討着蘇聯文學和黨的文藝政策。自從一九三四年起，他曾任「蘇聯文學基金委員會」的委員，積極地參加組織，在世界文學史上具有極大意義的「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最近，他被選為「蘇聯作家協會」的總書記，而該會所主持的「文學顧問會」，他也是一個創辦人。法捷耶夫，對於青年作家，是經常地付與了莫大的注意和扶助。

對於中國革命的新文藝運動，法捷耶夫也是非常關懷的，特別對於我們的文學導師，魯迅先生，表示了萬分的景仰。他是「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之一，而且和我國旅居蘇聯的詩人蕭三先生有深厚的友誼。他們曾經合譯了一冊「魯迅選集」聞不久即可出版。

最近，法捷耶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短論，討論目前蘇聯藝術批評界所流行着的一些弊論並指示了今後發展的途徑。

「首先，許多批評家對於藝術上質的問題注意得非常之不够。蘇聯的戲院時常演出不好的劇本，藝術展覽會經常有不好的圖畫陳列在傑作的旁



邊：然而，有些批評家往往爲了這作品的興趣，是「合於時趣」這單獨的原因，而妄加好評，忽略了它的品質。贊揚這樣的作品，結果將要降低藝術的一般水平，而必然會產生惡劣的風味。所以，我們要強調的指出！現在向藝術家們要求的最重要的是精美的藝術作品，而不是粗造濫製的模仿東西。

「其次，應當向教條主義者們宣戰。他們努力使蘇聯的藝術一般化起來。他們要依照同一的模型，剪裁每一件創作，縱使它是很好的。這樣的人雖在藝術界佔了重要的地位，而實際上却阻礙了它的發展。不願藝術家們自由的創作和使藝術一律化的這種傾向，最違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精神。

「還有，藝術發展的另有一種嚴重的障礙就是個人主義的傾向。對於批評的虛榮和偏執在一些藝術工作者中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這種態度必然的形成對於批評的不尊敬和蔑視。然而，同時有些批評家只根據對於個別人物的尊重而爲批評的標準。對於著

名的主要的藝術家的「短處」，他們往往默然不做聲，即儘量往尚未站穩腳根的青年天才們的頭上堆疊了許多火炭。對於以前犯過錯誤，受到輿論界那正確而健康的批評所抨擊，而現在發現了正確的道路的藝術家，往往該贊揚的地方反不給予贊揚。這樣的作風不但不能刺激藝術家們向上發展，而且要引他們走入歧途，壓迫了他們的生長。

「因此我們號召蘇聯知識界對於這些危險的傾向和拙劣的批評家予以堅決的鬪爭。

「自然，要敢人的誘導藝術家養成「自然批評」的風氣，矯正對於批評懼憚。同時，要提高批評的原則，就是批評本身的一致與真實。蘇聯批評的本質不是以任何私人的利益爲準繩，而單單爲了全體人民的利益服務的。這樣才可以增進批評之完全的公正和清廉。

「最後，我們要促起大家對於批評家的幹部付與深切的注意，他們之中有許多傑出有價值的工作者。要給他們工作上必要的條件，這樣才可以

增進批評的作用和意義，而使它成爲一種強而有力的教養的工具。

法捷耶夫的這種評論其實是他一貫對於批評的意見。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時，他的演說已經提到了：

「……讓我們的批評家指出我們今後發展的道路，而不極端規定一些死的教條，讓這個批評多根據於我們自身的實際和活的生命。批評應當這樣支配文學的發展，就是刺激作家，叫他們向擴大主題，追求新的形式，而不在集中他們的注意力在一個什麼論斷之上。

「……若是把正確的論斷化成教條，那末人們就開始寫鍍金的東西了。我以爲我們的批評家應當少做些教條化的工作，根據着生活和文學的活的實際，在理論上宣明我們文學發展的廣大的社會主義前途。」

在我們現在抗戰文藝運動中的理論的建立正在開創，而作品的出產不僅在質上不高而在量上也很多。法捷耶夫這種卓見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 寄 母 方 然

無窮的言語，只能表達我說不出的言語的無窮。我無數次提起筆，又無數次放下。

媽，孩子怎不想念你？想念你嘞。

像蠶貼在我的腦葉上，嚙着，吐着絲；我怎能忘記呵。

我怎會忘記：那個清明日底黃昏。你拍着父親墳頭上底青草說：

「看看你高大身影，父親該多快活呵！孩子，你來上墳。明年還要回來呵；山遙路遠，兵荒馬亂——是怎會放心。」

我怎會忘記：那天夜里，我理行裝。

「這能避邪呵。」灰黃的燈光里，你顫着手，縫上一個古錢在我底衣角，用紅線；也縫進一顆淚珠。

我怎會忘記：那個黎明，你站在院里古槐樹下，用力望着灰色天，聲音顫抖着：

「要下雨吧！好天呵，再留孩子過一天吧……」

我怎會忘記：在濛濛細雨中我背着包袱走到塘埂上；回頭一望——你倚在門框上的兩顆淚眼，強作笑容……

我底心腸，是比鐵石還硬呵；爲了祖國，爲了理想，我離開了你。媽，恕我欺騙了你，——我離開你那樣遠，走到荒寒遼遠的北方。

兩年來，我生活在這樣地方，這北方的高原。

這地方——土地，只長高粱與小米；寒冬臘月，冰雪三尺，雞爪都不敢着地。一條河，流着窮人，不願作奴隸的人底鬪爭故事。新鮮，自由的空氣浮盪着；一望無際的青春，一望無際的笑，一望無際的希望，一望無際的愉快的歌聲。

我愉快地，緊張地學習着，學習着戰鬥。

媽，我強壯了，我沒有了蒼白與軟弱。「身體是本錢呵。」你不是講過？紅勃勃的臉色與胸膛，胳膊能舉兩隻槍；我能騎跑馬，爬高山；我能獨自個背着槍，守衛在蒙着黑夜，深雪與狼號的山上；我還能開荒種地一兩垧。

我可以戰鬥了。兩年了呵，緊張，活潑的日子像星星一眨眼。

兩年了呵！媽，我不見你。

古錢上已長着綠痕斑斑；我底懷想，像家院里我臨走植下的冬青，是四季青密呵。白石上也長青苔，浮萍也有根，媽，我怎不想念你？……

我曾呆立凝視着街頭一個老婆婆底背影，那是像你呵。我出神地聽着：

「才娃回來吃飯呀！——一個老婆婆拄着杖，在暮色中喚着收羊的孩子。」

南山下，在屋里有個老婆婆。我常去替她燒火；聽她一遍又一遍地講着，她底獨子，怎樣離開她，作戰在黃河北，講着她底被優待的生活。她拿出藏在篋子底的兒子去



年年底寄來的信，蹙着眼睛聽我慢慢讀着，端陽節，我還在她那塞滿蒼花烟的小器屏里，流着淚，吃着麵包了留給我的糜米粽子。……媽，她與你同年呵。

我會枕着眼淚，做着許多擔心是夢的夢。——  
我夢着：我回家了。你站在塘埂頭大桐樹下笑着……  
我夢着：我在一支隊伍里，在家鄉大地上，追趕敵人……  
我受了傷，躺在家里底牀上，有你底手輕輕撫摩着……

兩年了呵！媽，我不見你。我怎不想念你……

× 兩年了呵！媽，我不見你。

我知道：一年前，敵人民艦就靠到故鄉江岸；城裏一把火燒得三天三夜通紅，離城八十里的一家，會被炮聲震動。我知道，家鄉的小伙子們幹起來了。

× 媽，你担驚，受嚇了吧！——

那些惡棍，兇狗們在我們三湖嶺肥瘠的土地上，踏着血跡吧？噙着嬰孩底頭骨與婦女們底絕叫吧？半夜三更，會聽到烏鴉底啼笑吧？敵人戰馬已踏掉父親墳上底青草與田里底禾苗吧？……（憤恨便往我，我說不下。）

弟兄們，都拿起武器來了嗎？沒有武器，去搶敵人底呵。你告訴他們吧：在敵人刺刀下作奴隸死，是辱及祖先的。媽，你憤怒了吧。

我知道，你是多麼想念我呵。——我最從未離開你這

樣久，讓孤獨地過着苦難的日子。  
我知道，你灰暗的目光會透過兩絲雪片，凝視那對着大門的空林，小路。我知道，你驚喜過多少次黎明喜鵲叫。我知道，你問過每個算命瞎子：「孩子平安否？」我知道，你又在廟裏，焚燒廟里許下愿：「保佑孩子無災無難。」

我知道：憤怒，恐怖，憂急，懷念使你更衰老呵。你

白髮脫落了不少吧？頭暈常發不發？天陰雨溼，背還痛否？……

× 媽，我担心你，我憤恨更入骨三分呵。

今天是我的生辰，也是我結束邊城生活的日子。明天我要去了，去爭戰。——渡過黃河，投到太行山底懷抱里；投到像黃河一樣在壯歌，咆哮的弟兄們底懷抱里；投到在血泊里成長起的叢林與鬪爭里。開始用我底槍去射擊敵人；我要去親眼看見我底子彈怎樣穿進敵人底胸膛。我要去撫慰那些被欺凌，侮辱的母親。

我愛你，我更愛祖國。你撫育了我，祖國撫育了我們無數萬；敵人使你憤怒，恐怖與憂急，敵人使祖國受迫害，侮辱與蹂躪；我想見你，我更想到自由，光采的祖國。我要去爭戰了，爲了祖國，爲了你。

× 媽，你莫掛念我。你望着吧。那極遠的北方，孩子在

戰鬪。讓我底丰郁的青春在風里生，雨里長，生鐵久鍊才成鋼呵。莫掛念我，我身強力壯的，戰鬪時，有無數同志在一起。受了傷，有無數親切的手撫摩我；就是戰死了，我只可惜未能再多殺幾個仇敵。我會讓我底死是高傲的即是敵人也要向我示尊敬。我底死是光采的，你養我二十多年的身軀不是白白地毀滅了的；我的血不是白流的。——它滲進土地里熾烈起鬪爭，滋養着勝利，滲進人們的腦子

里，留下永恆的記憶。我底屹立在光明國土上的墓碑，也

× 媽，我會告訴過你；從前敵國有個母親，她底兩個孩子戰死了，她微笑。最末一個又戰死了，她哭了哭着沒有孩子再給國家了。媽你要悲哀，也是爲着這個吧。……你莫掛念我。苦難的日子是不會久長；你望着，孩子極遠的北方孩子在戰鬪。你等着孩子帶着勝利的愉快回到你身旁。

× 媽，我祝福你健康。

# 偽皇協軍

羅平

時間：抗戰第二階段  
地點：游擊根據地，敵人的後方。  
人物：

偽軍甲：高德虎三十歲左右流氓出身。當偽軍的目的是想發財。  
偽軍乙：四十餘歲，一個土劣，讀過幾年書的鴉片鬼，他叫趙大頭，當偽軍的目的是爲了抽鴉片烟稅。  
偽軍丙：三十歲左右，典型的農民，是一個不知「天下大事」的老實人，他是最近才被強迫來當偽軍的。  
偽軍隊長：四十餘歲，綽號叫老鼠眼，他有細小的眼睛瘦削的身子，連一枝槍都拿不動的鴉片鬼，做過偽維持會的村長，是一個貪財怕死抽鴉片烟的傢伙。  
日本隊長：受過武士道訓練，他所知道的中國人都是一隻「都」應該做日本軍的奴隸，他在情陰險

，兇狠，惡毒，但是怕死。  
日本兵甲、乙。  
游擊隊長  
游擊隊員若干

舞台佈置：一個普通鄉村的房屋內，這屋子的主人，因怕日軍來騷擾，早已逃去，房內吃的用的，一切有用的物件都已搬走，剩下的祇是些破碗，破甕，破缸，空時箱櫃，壞的桌子破衣污物狼藉地撒滿在地上。

開幕時：偽軍甲、乙，就在經過這間空室清野的屋內，翻箱倒櫃，企圖找些東西吃，或找出一些值錢的東西，但給他時只是「失望」，他們就這樣沒有目的在亂翻東西，偽軍甲檢到一個小瓶望內看了看，見一無所有，憤恨又失望的把這小瓶摔在地上。

甲：他媽的早知道這樣，當什麼皇軍，跑上三天，五天，不要說弄不到錢，就是一粒米，一口水也找不到……  
乙：真是他媽的，連大烟也兩天沒有抽了……

甲：（很快的接着乙的話）真是一路上見不到一個鬼影，老百姓像是生了翅膀似的，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些傢伙，把吃的，用的，都埋的埋，藏的藏，做什麼

空……室……什麼的……  
乙：做空——室——清——野——！  
甲：得了得了，什麼空室清野，反正把老子的肚子已空了兩天了，這些傢伙，真是該死，真是……  
乙：噢！這是什麼東西？（從櫃內拿出罈來）

甲：（急忙地從乙手中搶下）媽的，你們這些該死的傢伙，就以爲老子找不着嗎？哼！  
乙：怎麼？明明是我從櫃裏搶出來的，怎麼說是你找出來的？（欲向甲搶還）

甲：是你找着的？是老子找着的，那一個不知我高德虎是有名的一蒼蠅飛過來也看得出雌雄——的神仙眼，你不信，你去問問獅子頭。（急忙的把籃子打開把罈子搖了搖，把罈內的東西倒出來，原來是雙鞋子，甲大笑所望）

老子還以爲有什麼好吃的東西，誰知道他媽的是雙臭鞋子，害得老子好歡喜了一場。  
乙：這日子也不像一個日子，一雙鞋子也放到罈子里去了。  
甲：（垂頭喪氣）兩日找不到東西吃了，滿以爲這天能找到一些，可是結果祇是雙臭鞋子！

乙：都是老鼠眼那八蛋，叫我當皇軍，說什麼有錢有大烟有……

甲：有牛肉罐頭吃，有縫衣服穿，有洋財發，有老婆，還有什麼……他媽的，全是些騙人的鬼話？老子打了幾天，不要說吃牛肉，發洋財，連他媽的飯都吃不上一口，水都喝不上一碗（拿槍攪着地）早知如此，還當什麼皇軍！

乙：老高，你發什麼脾氣？你這樣鬧，空肚子就會餓了嗎？趁老鼠眼還沒有來的時候，我們找一點東西，分着吃不是很好嗎？

甲：找？找東西？找他媽好久，找到了一雙鞋子，你去找！你去找！

乙：你不找就不找，向我發什麼脾氣？

甲：什麼向你發脾氣？

乙：（東找西找的從櫃底下找出一個女人用的鏡箱）有了！有了！吃的東西找不着，用的……總算找着了一點，這叫做有志者，事竟成。

甲：什麼，找着錢了嗎？拿給我看！

乙：拿來給你看？我找着的東西，幹嗎讓你看？

甲：你不拿來給我看？你敢不拿來給我看！

乙：我找着的東西，當然是我的，這是我的運氣好……誰叫你自己不找，別人找到東西你却要搶，天下有這種不講道理的事嗎？

甲：他媽的，搶東西，還要講道理嗎？要講道理，也就不搶東西了，快拿來！

乙：搶老百姓的東西可以不講道理，對自己的東西總得講道理呀！

甲：哼！搶東西還講自己人，老百姓嗎？知趣一點……告訴你（上前要搶的樣子）

乙：怎麼，你真敢不講道理？你就敢……

甲：有什麼不敢？有什麼不敢？

乙：你這不要臉的傢伙，搶自己人的東西，你敢……

甲：要臉也不管皇軍，也不搶東西了！你拿不拿來？……

乙：不拿來！是好漢要發財自己找，不要欺侮自己弟兄。

甲：誰是你的弟兄？誰是你的弟兄？（上前搶，偽乙逃）你給我不給我？

乙：不給你，不給你，看你怎樣。

甲：看我怎樣？哼！（突然拿槍向乙，預備放的樣子）看我怎樣……

乙：……你給不給我？

甲：（搖手）噯噯噯老高咱們都是自己人，動嘴不動手，有話可以商量商量！

甲：動口不動武！自己人可以商量商量！他媽的誰跟你這鴉片鬼商量！（預備放槍）這就是跟你商量

，姓趙的，老實告訴你，你要命還是要錢！

乙：咳！咳！高老虎！不！不！高大哥，你不必這樣發脾氣呀，我是跟你鬧着玩的，我們都是自己人，拿着點東西，敢獨個兒用嗎？

甲：（不語把槍漸漸放下）

乙：高大哥，你如果看上我的話，你就拿去得了，咱們出門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這，這，這東西算什麼呢！高大哥你拿去，拿去。

甲：怕死鬼，總完是怕死鬼，要他命了，他就順順利利拿出來了，真是一蠟燭不點亮！（把箱子取過來）

乙：這叫做「大丈夫不吃眼前虧」

甲：看你這層樣子，還想做大丈夫！（預備開箱，忽然聽幕後有聲，急忙走到窗口，探聽動靜）

幕後：丙：老爺，當官的，我餓，我實在走不動了。

隊長：混蛋，你餓，我就不餓了嗎？快到這屋裏去，歇一歇，看看有什麼東西吃的。快走快走！

甲：他媽的，老鼠眼這傢伙來了，（從窗口跑回把鏡箱藏在櫃底下）

乙：（隊長和丙入）

乙：哦！隊長！你來了嗎？快歇歇腿吧。

長：我方才進門的時候，聽見你們吵吵鬧鬧的，老高，你找着了一些什麼東西？

甲：（靜默不語）

長：趙尖頭，你們拿到了什麼東西？快告訴我……

乙：隊長：我方才從這裏面，不……

，我們方才從這裏面拿出一個箱子來，正要打開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有人聲，我以為是日軍皇軍來了，所以很快的把它收拾起來了，隊長，你是一手提拔我起來的，我們敢瞞你，敢不孝敬你嗎？我們敢……

長：那末箱子藏在那裏？

乙：箱子，箱子，是他，（用手指甲）他藏起來的。

長：好，姓高的，拿着了東西就不公開，難道你就敢瞞得過我嗎？難道你就忘記了我嗎？……上一次日本皇軍向我要三十個姑娘，做慰勞隊，那時姑娘們逃的逃，躲的躲，人正缺乏的時候，本想把你的妹妹交上去，但是我一想，咱們總究是一夥兒幹的弟兄，把你妹妹交上去，在情面上也說不過去，所以把張大頭的老婆硬拉去，湊足了數……這件事你難道就忘記了嗎？

甲：（低頭不語，很痛苦似的）

丙：老爺，當官的，我求求你，放我回去，老爺，我向你磕頭，我……

長：放你回去，他媽的，我要放你回去！我抓你來幹嗎？老實告訴你，你來了，就別再想回去，這叫做『來得去不得』。

丙：哦，不！老爺，當官的，我求你，我家裏有小孩，有老婆，還有母親……

長：你有老婆，小孩，與我有什麼關係，你有母親，我難道就沒有母親了嗎？你好好的給我幹下去有吃的有穿的，要老實小孩幹什麼，發了洋財難道怕沒有老婆嗎？

丙：不，我不想發洋財，我求求你放我回去！

長：混蛋！不識抬舉的東西，叫你好好的幹下去，偏要回去，要回去，你活够了嗎？你要回去，就送你回去……（拿槍預備打死他）

乙：（把隊長的槍擋住）老鄉，你這人，要自量一點，快說『我不回去』，快說，快說『我不回去』

丙：我……我……不回去（欲哭的樣子）

長：這些做奴才的東西，和他說話不覺得好壞，只有這樣（拿槍先做射放的樣子……慢慢把槍放在原位）（轉語乙）老趙你把那箱子

找出來。

乙：是！（幸災樂禍似的，好像得到了報復的機會，從櫃底，把箱子拿出來）這叫做『胡挑裏的肉不打不出來』。

長：打開來看看，有什麼錢的話，老趙你拿三成，老高拿二成，我拿五成，不！你和老高都拿二成，我隊長拿六成，不！不然的話，老高又要說我分得不公平。

乙：（把箱子打開，見裏面什麼東西都沒有，祇是些女人梳頭用的那些東西）

長：怎麼，為什麼不拿出來？

乙：哦，隊長，沒……沒有什麼東西……

長：（很快把箱子搶過來裏面看了一會，把箱子狠命的摔在地上）媽的，聽到你們這些鬼，算老子灰氣，鬧了這麼大半天，什麼東西都沒有。（轉來轉去，很失望似的對甲、乙）還不快點去找點東西吃吃，老獸着，難道肚子就會飽了嗎？（對呆在旁邊的丙）你老站在這裏幹嗎？還不去找點東西吃吃！

丙：東西，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啊？

長：混蛋，我知道東西放在什麼地方，還用得着你們來找嗎？你什麼地方都找去，馬房裏、豬欄里、

箱里、櫃里、筐里、瓶里、看見什麼用的吃的，就得拿來，還有沒有？

丙：……！

長：當皇軍，做隊長，也帶錢了，上面又逼得緊，今天娶姑娘明天娶牲口，要錢，要是繳不上去，遲了幾天，說不定……他媽的……又跑……走的走，跑了跑，我不對一個人影，這樓下去，做隊長有什麼好處呢？（忽然見丙拿一些破東西，突發大怒打丙）你這混賬的東西！誰叫你找這些廢物呢？快到院子裏去找，快快去！

丙：（抖着走入門內）

長：唉！全是些廢物，老高，老趙找着些東西沒有？

甲：什麼都沒有。

乙：一個人家裏應該有些吃的，就是這些混蛋家庭！

長：（對門內的丙很煩燥似的）找到什麼東西沒有？兩天沒有東西吃，要是再找不到東西吃，不要說給游擊隊打死，就是餓也要餓死了。

甲：隊長：上面派我們出來的時候，不是說有牛肉吃，有錢拿，但是跑了兩天，什麼東西都沒有吃到，肚子餓餓的，打什麼屠仗？隊

長！隊長！要是這樣下去，當土匪舒服多了，也不受他媽鬼子的氣。

長：老高你要明白，你沒有吃，我也沒有吃啊，這你能夠我嗎？

丙：報告隊長，那兒有……有了！

甲：有……有什麼？快說，有什麼？

丙：在那裏我找到做豆腐剩下的渣子。

長：好吃嗎？

甲：快去拿來呀，快去！

乙：快去呀！你這……老趙，你和他一路，快去拿來！（乙和丙進門內）有一點東西吃，纔是好的

甲：不論什麼東西塞滿肚子，總比空着好（乙、丙把豆腐渣子拿出台前）

乙：他媽的！只有這一點點。

長：老高我們一塊吃吧！

乙：（跑到窗口看了看）是龜郎大佐

龜：他媽的，什麼東西都找不到吃

兵：馬兒也跑不動了，龜：到這房子看看，有什麼東西吃的沒有，

（見日兵甲、乙入）

隊長：大佐辛苦了，老高你把外面的馬拴起來。（替龜拂灰塵）

乙：快歇一歇腿（替日兵、甲、乙拂灰塵）

龜：（看見桌上有東西可吃大怒）八格牙路，你們這些亡國奴才，你們偷偷的藏着吃東西，不留給大日本皇軍吃！來替我打這些偷吃東西的奴才！

中：（用鞭子打隊長，甲、乙、丙）

長：我們是預備留給大佐吃的，我們不敢偷着吃。

龜：大日本皇軍跑了兩天，中國的老百姓，逃的逃，走的走，把東西都搬起來了，害得皇軍沒有找着東西吃，（指僑軍）你們這奴才，都瞞着皇軍，偷吃東西，問你們，該打不該打？

長：甲：（默不作聲）

龜：替我打，打這些偷吃東西的奴才，媽的，我和馬都沒有找到東西，你們却吃東西來，一點也不孝敬大日本皇軍。（怒視僑軍甲、乙）

丙：後把桌上的東西狠吞虎嚥的吃了起來，一邊說一邊吃）中國老百姓大大的不好，把什麼東

西

西都藏起來，把汽車路，鐵路，

都破壞，使我們汽車，火車都不能

跑路，還有游擊隊在我們屁股

後面不斷的擾亂，把我們的糧食

搶光，把我們大日本皇軍，餓了

兩天（吃完了對兩個日兵說）你

們來吃！吃飽了，把剩下的喂馬

！（二日兵急吃）

（幕後拍拍槍聲起）

長：報告大佐，游擊隊在襲擊了。

龜：（一驚）游擊隊，八格牙路，游

擊隊……（槍聲又起……你們替

我去打，打游擊隊……

乙：報告大佐，我兩天沒有煙抽，兩

天沒有飯吃，我實在走不勸路，

拿不起槍，我……我實在不能去

，我下次去罷！

龜：不行！不行！都要去！都要去！

長：我實在不能跑路，叫他們去吧！

龜：八格牙路，你敢反抗大日本皇軍

的命令嗎？快去，快去（外面槍

聲又起，長、甲、乙、丙都呆着

猶豫不敢出去打）你們敢反抗命

令嗎？（對日本兵甲乙）把他們

槍斃，把他們家裏的父親，母親

、老婆、兒子都槍斃。

乙：我去！我去！

長：去，去，都跟我去！

丙：求求老爺，我向你磕頭，我不會

放槍，你放我回去，

龜：八格牙路（一脚踢倒丙）你不會

放槍，也要去。（恨命的用腳踢

）去不去？去不去？

丙：（慢慢的爬起）我……我……去

……去……（甲乙丙長都拿槍狠

狠的走到門外）

龜：（向着門外）回來，回來！快快

的回來，（甲、乙、丙、長、狠

狠回）

龜：把你們的衣服脫下來，把我的衣

服，和你們的換一換，中國的游

擊隊只要看見了大日本皇軍的衣

服，他們就逃走了，快快脫下！

快快脫下！（對日本兵）把我們

的衣服脫下和他們換一下（都把

衣服脫下隊長換龜的，甲乙換二

日兵，丙沒有換）好了，好了，

你們快去，快去，（甲乙丙重新

走出門外）

龜：（對二日兵）來，我們從那門口

逃回去，我們要裝着老百姓的樣

子走路，中國的游擊隊，看着穿

老百姓的衣服就不開槍了（二日

兵拿槍）不要拿槍，不要拿槍、

快走，快走！

（槍聲緊急）

游擊隊長：（從門外入，拿槍對住不

準動！

龜：我是中國人是！

游長：我早就看準了，把他們捆

起來！

（槍聲大作）

幕後：把那四個傢伙抓住，（對長，

甲、乙、丙）舉手不打死你們！

綁到屋子裏去，隊長也在那裏。

（把長、甲、乙、綁上）

長、甲乙：我是中國人，我是好人，

丙：我是好人，請你們放我回去、

游長：把他們綁下去，（指日人）把

他們拖出去槍斃，前面還有敵人

，我們趕快追擊！

（幕閉）

（幕內）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澈底實行空室清野，困死敵人，

活捉敵人！（口號聲不絕）

